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秋瑾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秋瑾传

XXX 编著

目录

引子	002
一、书香门第生出傲雪寒梅.....	005
二、婚姻不幸渐酿抗争之心.....	011
三、脱离樊笼准备东渡留学.....	029
四、加入革命初现巾帼本色.....	037
五、回国办报唤醒同胞姊妹.....	065
六、主持学堂暗欲改换乾坤.....	102
七、大事不成甘留万古英魂.....	136

引 子

绍兴府这几天颇不宁静。人们纷纷传说城里革命党要起义，可又没见什么动静，今儿早上省里一标新军忽然吵吵嚷嚷开进城来，老百姓才真的感到情况不妙。果然，晌午的时候，大通学堂那边劈里啪啦一阵枪响，抓走了十几号人。这一下子，本来悠闲热闹的绍兴城变得满街狼藉，不见行人。

天还没黑，华老爹就关了店门。下午一个茶客也没有，街上清兵一过，人都跟蚂蚁似的全钻了窝。他一边收拾桌椅，一边叹着气。华大妈在一旁有些不耐烦，说道：“叹什么气，不就乱一阵子吗？我们也趁机歇歇，一把老骨头，还能动几天？”

“你知道什么？”华老爹有些生气，嘴里埋怨道。华大妈不再吱声。

很快，天光暗了下来，整个绍兴小城慢慢地睡了。半夜的时候，忽然街上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华老爹趴到窗户缝里看，见一队清兵正押着一个犯人往囚车奔去。华大妈也凑了过来，急切地问：“出什么事啦？”“没什么，像是押犯人的，睡吧！睡吧！”说着华老爹又躺了下来。外面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除了远远的几声狗叫，一切都像死一样沉寂。

第二天是六月六的好日子，华老爹起得很早，太阳刚冒尖的时候，他已把桌椅擦抹了两遍。不大会工夫，茶馆里已经有几个起早的老头儿在角落里喝茶，咕噜噜地吸起水烟。

这时，门口横进来一个大汉，脸上长满了酒糟疙瘩，他一进来，先前还高声说话的人就都埋了脸，只顾喝起茶来。

“哟！康大爷，您今儿早啊！”华老爹已赶忙奔了过来，拣个靠窗的桌子，把那椅子、桌子又擦了第三遍，让那人坐下。

“今儿个上点好茶，好不容易办件大案，再拿两个小菜，一壶酒。”那人瓮声瓮气地说。

邻桌的高老头儿一看那人挺高兴，便壮胆插了一句，道：“康总管，什么案子劳您今儿亲自去办啊？”

“革命党！”那被称作康总管的故作神秘：“说出来你们不信，这绍兴府的头号革命党今儿早上给正法了，以后啊你们可以放心睡觉啦。”

一听说处决革命党，几个茶客都挪了过来。

“哎，那革命党究竟是谁啊！”

“你们猜是谁？！不是别人，就是大通学堂的女督办，上次知府老爷还送她对联的那个。”

“啊，怎么会是她呢？”人们惊愕不已。

“是啊，就是连我也不信，”那康总管喝了一口

茶，嘴里嚼着茶叶道：“一个挺文雅的女子，听说还留过洋，这世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我看哪，就是洋书念多了。”那高老头愤愤地说。

“可朝廷还不是派人去外国学习吗？”一个年轻点的反问道。

“学洋书不是让他来造朝廷的反！”

一伙人叽叽喳喳、争论不休。华老爹在旁边听了多时，到这会儿，他才明白昨晚街上被押的是谁。可他怎么也不明白，一个知书达礼的富家女子怎么会去造朝廷的反？！一夜之间，又竟让官府给杀了，这可真是叫人琢磨不透。

其实不光是华老爹，许许多多其他老百姓也不明白。这个被杀的女子，正是我们下面故事的主人公。这样的女子，在那个时代以前，是从来没有的。

一、书香门第生出傲雪寒梅

华夏民族，人杰地灵，浩浩荡荡五千年中不乏许多优秀的奇烈女子。但就近代以来，称得上女中英雄的第一人，当是浙江女子秋瑾。正当满州人得意于其对华夏大地的统治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大清帝国天下独尊的神话成为人们自我慰藉的回忆。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睁着眼的中国人把眼光投向了国门之外，人们不禁惊叹于西洋制器之先进，争相模仿效学之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就扭曲着生长起来，在人们逐渐懂得洋务的时候，更明智的人又感到这些东西并没有使他们坚强起来。华夏民族依然懦弱、贫穷。他们为国家悲叹、为民族悲叹。渐渐地，人们开始看清了：给他们带来深重灾难的，正是那腐朽荒淫的封建统治。于是，一场为了华夏民族的昌盛而反满救国的斗争悄悄兴起了：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喊，甚至流血牺牲，其中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忠烈女子，秋瑾正是那些忠烈女子中最杰出的一个。

秋瑾，光绪元年(1875)出生在福建闽县的一个仕宦之家。她的祖籍是在浙江山阴，祖上世代以耕读传世，至其高祖秋学礼时开始为官，祖父秋嘉禾同治壬戌补行科。秋嘉禾为人耿直不阿，廉洁自好，因

任福建厦门海防万同知，故举家居福建。

秋瑾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之家。作为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秋瑾得到了与兄长一样的读书机会，祖父秋嘉禾专门请了城里最有名望的余老先生为孙女教习，读经诵史、写诗填词。兄妹之中，秋瑾天资最高，能够过目成诵，颇得祖父秋嘉禾钟爱。秋瑾长到 11 岁时，就能作诗，经常捧着杜少陵、辛稼轩等人的诗词文集吟哦不已。她作的小诗，清约可爱，父亲秋寿南经常赞叹：“阿瑾若是个男儿，考起来不怕不中啊！”

这样的生活使秋瑾放任自流，无所顾及，很少有一般女子的怯懦之态，但女子毕竟是女子。这日里与哥哥秋誉章在园中嬉闹，她竟要把哥哥骑在跨下，当马来玩。哥哥拗不过只得屈从。此时正值秋寿南从书房出来，一见此景不禁大皱眉头，厉声呵止。小小女子就如此胡闹，以后成何体统。此事后的第二天，秋瑾便受到旧式女子生下来最痛苦的第一件事：缠足。一天下来，秋瑾不堪其苦、泪流满面，请其母亲放开，母亲单氏尽管疼爱女儿，对此却也无能为力，“天下有哪个女子不缠脚啊？”母亲耐心地安慰秋瑾。可秋瑾却不服气，撅着小嘴：“哥哥比我大，没有缠脚，爸爸也没有缠脚，为什么偏偏要让我缠？”“他们是男人啊？”母亲说。秋瑾很不服气，“为什么男子就可以不缠脚，而女子就必须缠呢？这不公平。”然而

不公平归不公平，秋瑾的脚却还是给缠上了。

厦门在鸦片战争之后很快被划为通商口岸，作为清政府的地方长官，秋嘉禾必须与那些飞扬拔扈的外国人打交道，而且经常遭受到侮辱，他便时常把这些心中不快流露给家人。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侵略者的军舰闯入福建闽江口和台湾沿海逞凶掠杀，屠杀中国百姓。洋人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而清政府却束手无策，不得不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条约》。这些发生在自己家乡周围的事情对秋瑾触动很大，她曾对母亲说：“红毛人这样厉害，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于是，秋瑾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把这些“红毛子”赶出中国去。这样，那些反映古代侠客的小说使秋瑾如痴如醉，尤其是那些女侠，更成为她崇拜模仿的榜样。那时，她虽然也像其他无数女孩一样学习女红，然而更多的时候，她还是在巾帼英雄救济天下的梦想之中。她曾在读过传奇《芝龛记》后写下几首小诗，有几首是这样的：

今古争佳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
马家妇和沈家女，曾有威名震九州。
莫重男儿轻女儿，平台诗句赐额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内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
壮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

这里“马家妇”指明末的秦良玉，她原为石柱宣抚使马千乘的妻子，马千乘死后，她代领宣抚使。“沈家女”指沈云英。另外像梁红玉、花木兰等等这些古代奇高女子，都深为秋瑾所敬仰。渐渐地秋瑾产生了学习武艺的强烈欲望，这一愿望在她15岁时竟真的得到了满足。

1890年8月，秋嘉禾因受不了外国人的气，一怒之下告老还乡，回祖籍绍兴去了。他在绍兴城南和畅堂买了一幢住宅，又置办了百亩地产。此地离祖居福金山相去较远，但也风物宜人。和畅堂原为明代大学士朱赓的别墅，此地背靠绍兴城里著名的塔山，面临小河，小河对面是一片碧绿的田畴。环境幽静，风景优美。塔山不大，尚不及杭州孤山的十分之一，但此山向来就有名气，据东汉《越绝书》载，春秋时王勾践卧薪尝胆，观天文、卜吉凶之地，即在此山之上。

到绍兴居住后，与母亲单氏的娘家接近，秋瑾便有机会到外婆家住一段时间了。早在福建之时，她就听说四表兄单应勋精通拳、棒、刀、棍等武术。这一来正是难得，秋瑾大觉如鱼得水，把自己的全部心思

都投放到学习武术之中，在舅舅和表兄的指点下，秋瑾学会了剑术和骑马，举止动作“伉爽若须眉”。此后，塔山便成了秋瑾练剑嬉戏的好去处。这使她的意志和体魄不断强壮起来。真可谓“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

秋瑾从此形成了豪放纵情的任侠性格。细究来，这与绍兴风土也不无关系。绍兴素以善生俊异豪杰称名，古往今来，英雄壮士、文人墨客辈出代涌。远的如卧薪尝胆之勾践，南宋诗人陆游不提，近的则有明末抗清的大批风云人物，这些人们秉持气节、不畏艰险的作风对秋瑾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嘉靖年间，倭寇肆虐。浙江一带受祸尤烈。一次，一股倭寇从诸暨突入山阴，抓住了正在田间劳动的姚长子，以铁丝穿其手肘，迫其带路。姚长子一面强忍剧痛与仇恨，一面悄悄告诉乡人：“俟我过某桥，若等亟撤之，我引敌入绝地，可悉就擒，我死无恨。”遂将倭寇引入村西三面环水，只有一面外通的化人坛，待敌进入后，乡民立即将桥撤去，陷入绝堤的130多个倭寇尽管杀害了姚长子，但终被乡民全歼。又如清兵入至之时，浙江一带南明官吏进行了激烈反抗。原明朝苏淞巡抚祁彪佳，得知清军攻破南京进抵杭州而南明潞王朱常芳投降后，给儿子留下“国破君迁，凡为臣子，宜固当死”的遗言后投水而亡。还有曾称

“会稽(绍兴)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礼部侍郎王思任，在南明王监国绍兴后，即上书痛斥权奸马士英“肆无忌惮地破坏抗青，结应营私，请力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为误国欺君之诫”。同时又致书马士英本人，要其“自刎以谢天下”。到1646年法军攻破义乌，鲁王张国维自杀后，王思任亦以绝食殉节。……

凡此类人物事迹，举不胜举，且在绍兴是家喻户晓。正所谓“忠义之气，郁久必发，有前人推心泣血，伸大节于古者，即有后人殚心竭虑垂伟业于无穷也”。秋瑾特别的性格就这样熏陶成形，她日后命运也正像她的《咏梅》诗所写：

铁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泽志徒雄。
无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
举世竟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
天涯沦落无人惜，惟颜欺霜傲雪姿。

二、婚姻不幸渐酿抗争之心

1891年，秋瑾父亲秋寿南接受台湾巡抚邵友濂的聘请，任台湾巡抚文案。秋瑾随家居住台北。到1894年，邵友濂调任湖南巡抚，秋寿南也赴湘候补，秋瑾随父入湖。

秋寿南由台入湘，本当擢升直隶州知州，但因没有贿赂吏部，被签发到湖南常德县厘金局，后又调任湘潭县厘金局主管。至此秋瑾一家定居湘潭。此时秋瑾年纪21，已是一个闺中待字的大姑娘了。秋寿南夫妇开始为秋瑾考虑起婚姻之事。

当时湘潭十八总丈源省的王黻丞正为其第四子王子芳择偶，王家原住湘乡县，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同乡，曾跟随曾国藩当过账房先生，家资因而暴富。后在湘潭购置一处占地五十亩的大宅第，开了一家名“义元”的典当，遂在湘潭富甲一方。秋寿南调任湘潭之前，王黻丞与秋寿南即有交往。调任之后，二人时相过从渐成莫逆。王黻丞闻秋家小姐才貌双全，即请其友李润生前往说媒。秋寿南夫妇以为此事门当户对，遂即答应。

可秋瑾却很不乐意。她认为还不了解对方性情、学问，怎么能够和美地一起生活呢？她写的弹词《精

卫石》中，对此事进行描述。“有个财主苛百万，家中新发广金银。儿子今年16岁，闻言像貌可堪憎。闻我家大小姐多才貌，特请了魏大人君之作媒人……小姐亦是多烦恼，曾把微词谏母亲。太太因为苛家富，无非爱惜女儿身。回言自己休多管，作主还须父母亲，岂有自己看不怕，三从古礼岂不闻？小姐从此生了气，终朝至至不欢欣”。然而，不乐意又能怎样？在当时，儿女婚姻皆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896年5月17日，秋瑾嫁给了王子芳，完婚后来到了王家生活。

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字廷钧，比秋瑾年少两岁，乃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他依仗父亲财势，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终日吃喝玩乐，东浪西荡，也不读书，更不愿学习技艺。而且王子芳“状貌若妇人女子”，这使得秋瑾大为厌恶，两人生活根本毫无情趣可言。然而“出嫁从夫”，不管夫妻如何琴瑟异趣，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无有反抗的余地。秋瑾也只好把自己的哀怨写在纸上，她的一首《梅》诗写道：

本是瑶台第一枝，谪来尘世是荡姿。

如何不遇林和靖，飘泊天涯更水涯。

\$\$

其婚居生活真可谓“闺中无解侣，谁伴数更愁？”

对王家无聊生活的厌倦，使秋瑾把自己的感情投

向了下层的劳动人民。有一天，秋瑾正在屋中习字，忽听得廊外有人低声啜泣。她觉得奇怪，便寻声出来。那人见有人来了，便急忙避去。秋瑾紧追上去拦住了，见是管理洒扫的吴妈。秋瑾问道：“吴妈，是谁欺负你了？”“没，没有……”吴妈惊慌地答道。“是少了工钱？还是主人打骂你了？”秋瑾连声问。吴妈仍然很小心，“都没有。”秋瑾让她坐在旁边的石阶上，道：“吴妈，有什么事告诉我，我给你作主。”吴妈看了看秋瑾，见她一脸诚恳，便道出了原委。原来吴妈的儿子在湘乡老家租种了地主曾家的田地，平时只能勉强糊口，今年遇着大旱，连租子都交不起，更不用说吃饭了。曾家几次讨租不得，便仗势欺人，写状纸给湘乡盐务总督秋寿南，诬告吴妈的儿子是私盐贩要求将其彻底查办。秋瑾听到此处，愤然而起，继而安慰吴妈道：“你不用着急，这事由我写信告明父亲大人，让他秉公办理。”秋瑾立刻回去写信，派人送给秋寿南。秋寿南取消递状，使吴家免受了一场缱绻之苦。

就在秋瑾婚后，中华大地蓬勃而起的维新运动给秋瑾的生活带来新的憧憬。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把华夏民众从“四千余年大梦”中惊起，公车举子联名上书，变法呼声日渐强烈。当时秋瑾生活的湖南，是变法要求最强烈的省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

按察使黄遵宪都极为支持变法。在他们支持下，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等人都先后聚集长沙，办起了时务学堂，南学会出版《湘报》、《湘学报》，大力鼓吹维新运动。名声显赫的梁启超也到长沙讲学。新的民权、平等思想使湖南社会风气大为开通。原来“守旧闭化名天下”的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的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地。

这些维新思想使深处闺中的秋瑾大为心动，她曾作一首《满江红》，表述了当时的情状：

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娥眉队里，时间杰出。良玉勋名襟上泪，云英事业心头血。醉摩挲长剑作龙吟，声悲咽。

自由香，常思薰，家国恨，何时雪？劝至济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须思安种类，繁华莫但夸衣袂。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新的社会变革使秋瑾耳目一新，也更增加了她冲出家庭，追求自任的信心。

这几天城里忽然乱了起来，说要查办维新党，据说是京里老佛爷又掌了权，不仅要查办维新党，就连光绪帝也给囚禁了。秋瑾很诧异，她本以为天下会一步步好起来，没想到突然间一切又翻了个，可梁启超、康有为们确实说得有理啊！窗外，几日的秋雨使一切显得都很黯淡，地上漂满了被雨水浸湿的黄叶，树

枝头仅有的几片叶子也在风中瑟瑟抖着。秋瑾从桌上拾起一本书，是哥哥秋誉章从北京寄来的，上面全是关于新政的，可是现在又不要新政了，秋瑾感觉到周围空荡荡的，寂寞闺房可堪愁，难道真的就这样一天一天下去。

正当秋瑾暗自伤神的时候，王子芳带着一身酒气从外面走了进来，斜眼见秋瑾独自坐在桌边，一张嘴打了个呃：“璇……璇卿，你怎么又在屋里死呆着！也……也不出去找些女伴玩耍，光读那些政治之书，一个女人家，真是多事！”

秋瑾没吱声，厌烦地转过脸去。

“现在老佛爷又当了政，一切照旧，我……我早说过，瞎折腾个什么劲啊！你也是，多玩玩，做做针线活，别光念什么……什么新政之书，那个不是你的事。”王子芳越说越多。

秋瑾一下站起来，说：“女子怎么就不能读新政书？怎么就不能过问天下事？上天生人，本就没什么两样，男子做得，女子照样做得。都像你一样花天酒地，难道才算对的样子？！”

“这，这是什么话。”王子芳嘟囔道。

这时，丫环从外面进来，道大少爷在那边请四少爷过去。王子芳顺势便溜了出去，他知道自己到底理亏。

过了不会儿工夫，王子芳喜笑颜开地又奔了进来。刚一进门就喊了起来：“夫人啊，喜讯！喜讯！我王子芳也要去京中做官了。”

秋瑾不屑一顾，哼了一下。

丫环在一旁好奇地问：“少爷，到底什么喜事啊？”

“如今皇恩浩荡，凡捐资以解困难者，皆可进京为官，这不，大少爷捐了两万两银子，我就得了一个千户部主事。过两天咱们可就要去京里住啦！你还不快告诉老爷去！也让他高兴高兴。”王子芳又得意地转过身，对秋瑾道：“璇卿，你也去收拾收拾，时间很紧，过三天就走，我去给诸位世友道个别。”说着，王子芳就朝门外走了出去，秋瑾仍旧坐在桌前，并未起身。

1897年12日，秋瑾随王子芳来到北京，他们在南横断圆通科的一个小宅子中住下。北京有很多古迹，秋瑾对此很感兴趣，经常带着丫环出游，以排遣家中烦闷。这天马车往回赶时，走错了道，进到一个很窄的小胡同里。只见路上污水横流，臭气逼人。难道天子脚下也有这样破败的住处？车夫停下车去打听路，秋瑾怀着好奇心下了车，走进一家小院里，只见院里一片杂乱，连个搁脚的地方都难找。一个老太婆正跪在墙角生火，旁边两个小孩子都光着胳膊腿儿，蜷缩在老太婆身边。他们看到秋瑾进来，忙往老太婆

怀里挤去，边用惊慌猜疑的眼睛看着这位不速之客。

老太婆颤微微站起身，懦懦地问道：“您，您找什么？”

秋瑾忙回答：“不找什么，我只是迷了路，想来问问。您，您家里别的人呢？”

“没别人啦！”老太婆面无表情地说：“孩子娘早死了，他爹前些日子给衙门里抓去修工事，说是怕洋鬼子打北京。就这两个孩子跟着我，整天受冻挨饿，唉！”

秋瑾打量了半天，早见这院里没什么像样东西。她鼻子一酸，几乎要流下泪来。这时外面的车夫已探到方向，请秋瑾上车赶路。秋瑾赶紧把身上所有能搜罗出来的铜钱全给了老太婆，然后匆匆跑了出去。秋瑾从车夫的嘴里知道这里叫四平巷，是北京有名的贫民窟。

秋瑾独坐家中越想越觉不平，一面是百姓生灵涂炭，另一面那些做官的却骄奢淫逸。尤其在北京，官吏们个个“今日迎客，明日拜官，遇着有势力的，又去拍马屁”。或钱或势或色或酒，拼命抓捞，根本就不管国家安危，百姓疾苦。

当时正是《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中国国势江河日下，各帝国列强在华纷纷划分势力范围，残酷剥削。同时义和团运动也日渐兴起，狡猾而又愚蠢的清政府，

本想用义和团来抑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料各列强借口寻衅，八国联军一下子直逼津京西地。为了躲避八国联军之难，王子芳带上一家人慌慌张张地又奔回了湖南老家。

回到湖南时间不长，一天午后，秋瑾正在园中坐着看书，突然丫环秀蓉飞奔而来，一路喊着，“夫人，夫人，舅老爷和老太太从桂阳(秋寿南在任之地)来了。”

秋瑾一惊，“娘和哥哥怎么来了？”她一边想着一边往前厅跑去。一见母亲和哥哥模样，秋瑾心里已明白了大半，只见他们都身着素服，哥哥还戴着孝，一脸病容。秋瑾猛地扑到母亲怀里，哽咽起来。秋老太太也忍不住落下眼泪。

原来秋寿南三个月前染了风寒，加之年迈，竟一病不起。终于在上个月初三就辞世而去。秋老夫人与儿子一合计，便将其灵柩运到湘潭，准备在此埋葬，再置些田产守着丈夫，也好与女儿在一地生活。秋誉章因在北京做事不能回来，觉得这样老夫人也能有个人照应，便告假陪母亲料理此事。

秋瑾听了这些，难过不已，她说：“既然家父过世，娘就住在女儿家中，让女儿在您膝前尽孝，养老送终。”

秋老太太没有回答，半晌缓缓道：“你父虽亡，但我们还有些积蓄，我已准备让你哥物色一块田产，

好作长久打算，住在你家里，是万万不能的，古来就没有这个道理。”

“古来没有又怎么啦？”秋瑾很固执，“你们只管住在这里好了。”

这时，王黻丞与王子芳从外面进来，两家人互相见礼，互道哀音，王黻丞最后吩咐，让秋老夫人这些日子只管住在此处，等安置完备再作计议。

秋老太太来湘潭第二天，便叫秋誉章请了风水先生择了一块宝地，把秋寿南安葬了。秋家人自然又是痛哭一场。之后，秋老太太便请王子芳跟秋誉章一起，四处物色田产。

这天，秋老太太把王子芳叫到跟前，说道：“廷钧，我现在想在这里办件买卖，也好为以后的生计谋算。你在此地颇熟，看看做什么好呢？”王子芳思考半天，说道：“就开个绸缎铺吧。湘潭乃鱼米之乡，经营桑帛者不多，老夫人若开一绸缎铺，获利一定很多。”

“这恐不妥，誉章不久就要赴京做事了，我又年迈体弱，家中没有能料理铺面的，况且采办货物托与别人恐有不当。”秋老夫人说。

“噢，对了，既如此，何不开一钱庄？我家“义元”典当中正好多出一人，我可让他来帮老夫人料理。老夫人只需核对账目即可。你看这个怎么样？”

“这倒不错。”秋老夫人点头答应，“只是就得让你去替我张罗了。”

“老太太只管放心，此事包在小婿身上。”王子芳满口答应。

果然，半月之后秋家在十三总(街名)的正街上开了一家“和济钱庄”，秋老太太就以此来赚些利钱，维持生计，不久为了方便，搬到钱庄后的一个院里住下。

但是好景不长，老太太倒底年岁大，没法总在钱庄里看着，所托之人手脚又不干净，等到第二年中秋，钱庄已经亏本不少，待老太太要查验账目时，那管账之人干脆携款逃跑，“和济钱庄”一下子便关了门。秋家往钱庄投了不少资本，这次倒闭极大影响了秋家经济状况。王家本来就是看秋家的财与位，现在秋家已呈败落之势，王家对秋老太太便开始冷眼相向，既不“和”也不“济”了。秋老太太不愿在此遭人冷眼，到十月间，秋母带上家人回绍兴去了。

秋瑾将这些都看在眼里，可自己终究无能为力。她怀着凄凉的心情，送走了母亲，回屋后写了一首诗来记过此事，曰：

已是秋来无限愁，那禁秋里送离舟。
欲将满眼汪洋泪，并入湘江一处流。

再说庚子之变后，慈禧太后为重新登上统治宝座，派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签订出卖主权的《辛丑条约》答应外国人在华筑路、驻兵，并赔偿战争耗费四万万两白银。西太后把庚子之乱一古脑推给义和团，认为“此案之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有了外国人的支持，西太后又重修颐和园，在京里过起腐朽糜烂的生活。那帮出逃的京官一看主子安然无恙，随着也蜂拥而至，复职拜官。1903年春，王子芳举家又来到北京。这时秋瑾已有了两个孩子，儿子王沅德，女儿王灿芝。他们在绳匠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了下来。

当时京城元气尚未恢复，战火后的疮痍随处可见，八国联军的罪行仍留在所有有记性的中国人心里：法国兵把中国百姓逼入死胡同用机枪扫射；日本兵从户部抢走三百万两库存白银后还放火烧了衙署以掩盖罪行；英国兵将抢掠之物竟当场拍卖；联军在天坛光天化日之下奸淫中国妇女……这一件件一桩桩都使秋瑾大为震动。难道中国人只能任人宰割吗？更使她气愤的是满清政府奴颜婢膝，出卖主权的丑行：联军四处杀害中国人直至尸骸遍地，清廷却派官吏送西瓜、冰块、蔬菜去使馆慰问。外国人谋划瓜分中国，慈禧太后竟声称只要她能登临朝政，什么条件都答应。真是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是每一个轩辕子孙的耻辱啊！

秋瑾在这次返京后，闻听此等事件，不禁喟然长叹，“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岂能米盐琐屑终其身。”而这次来京，也正成了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

一日上午，秋瑾从外面归来，发现胡同口有人在卖书法条幅。只见字迹婉转清新，有如行云流水，流畅而不失丰美，秋瑾很是喜欢，于是凑上前去。卖字画的是一中年女子，穿一身月白拷绸旗袍，体态丰盈，举止不俗，看着就不像市井之人。

秋瑾蹲到摊边上，问道：“大姐，这样的字画随便卖掉，岂不可惜？我看您也不像是等钱要用啊？”

“我不等钱用。”那女子对秋瑾说：“现在国难在急，‘庚子赔款’全国人每人都得摊一两银子。这些字是我平时临摹所书，现在卖些银钱，捐了也算为国分忧了。”

“想不到大姐有如此侠义心肠，实在令人钦佩。这字画我很喜欢，我就挑几幅吧。”

秋瑾挑了三幅，一摸口袋，却发现自己并未带钱，急忙说道：“抱歉得很，我身上没有带钱，请大姐稍等，我家就在这巷中，我片刻就回来。”

“不忙，”那人道：“你既然喜欢，就先拿去吧，我也居此巷中，敢问府上是……”

“噢，我丈夫王子芳，在户部任职。”

“那就行了，我叫吴芝瑛，我丈夫也在户部任职，曾提到过一个叫王子芳的，敢情就是府上了。这字画你先拿去，你什么时候方便，把钱送来就行。”

“那，那我秋瑾就先拜领了。”秋瑾收了字画感激地望着那位大姐，那人冲她笑了笑，又去招呼别的主顾。

此后，秋瑾与这位吴芝瑛互相来往，渐成莫逆。这吴芝瑛是清末“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女儿，其丈夫康泉，号南湖，思想开明，曾设开明书局，多与报界往还。秋瑾与吴芝瑛都擅长诗词，且思想都趋于革新，诗文相和，“文采昭曜，盛极一时，见者咸惊以为珊瑚玉树之齐辉而并美也”。两人可谓“曾因同调访同涯，知己相逢乐自偕”。在吴芝瑛的家里，秋瑾读到了一些当时出版的新报，大量的新思想使她感触很深，冲破家庭追求新生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这时她写的一首《满江红》充分体现了她的苦闷徘徊。其诗曰：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客如拭，四面歌吹终破楚，八面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行，莽红尘何处觅知音？清衫湿！再说王子芳这次到京之后，比之以前行为更加放荡。

不仅饮酒、赌博，而且经常出入于烟花巷之中。早上，他迟迟才爬起床，提着鸟笼到茶馆溜达一趟，然后才乘轿子到户部衙门点个卯。中午一觉睡到黄昏，起来时精神抖擞，于是纠集一群朋友，进出花楼酒会。

这一天，吴芝瑛带来一本卢骚(现译卢梭)的《民约论》。

秋瑾问：“卢骚是什么人？”

“法国人，”吴芝瑛道，“一个法国思想家。”

“这《民约论》又是什么意思？”

“我听南湖说，卢骚可是个大学问家，他认为天下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皇帝官宦只不过是天下人的公仆，而平民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人。”吴芝瑛滔滔不绝“他还说，公仆如果不听百姓的话，便可以撤换掉。”

秋瑾吐了吐舌头，“天下竟有如此大胆之人，我倒要将这本书看个明白。”

两个人正说话，王子芳闯了进来，问：“什么好书让你们谈得如此起劲？让我也瞧瞧。”

秋瑾知道遮拦已来不及了，便索性把书扔到王子芳面前，王子芳拿起来翻了翻，说：“卢骚？我只听说过屈原写过一篇‘离骚’，这个骚是什么啊？”

“这是‘离骚’的续篇。”秋瑾不耐烦地说。

吴芝瑛一听此言，差点笑出声来。王子芳学识浅薄，也不知秋瑾所说是是什么，只道真有个“续篇”自

己不知道，怕让客人笑话，便搭讪着走出去了。

秋瑾朝王子芳的背影瞥了一眼，说道：“瞧这个人，我怎能和他谈到一处？我真羡慕你，有一个有见识、有学问的丈夫。”

吴芝瑛笑了笑，没说什么。突然她看见秋瑾书桌上上一首小诗：

幽巡烽火几时休？闻道中洋战未休。

谏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吴芝瑛看完诗，忽然好像想起什么似地对秋瑾说：“璇卿，我看你一肚子抱负和热情，全都寄托在诗词之上，你何不写些别的东西？”

秋瑾不解地问：“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你可以跟南湖一样，写点关于国事的文章。”

“我？”秋瑾有些惊诧。

“南湖最近办了一封报纸，正愁没有女子的文章，你何不写一篇？”吴芝瑛道。

“他能登吗？”秋瑾问。

“你肯写，他就能登。”吴芝瑛鼓励秋瑾。

几天以后，廉南湖办的报纸上果然刊出一篇署名“鉴湖女侠”的文章，题为《谈女权》。文章说，上天生人，男女本无差别，女子才智亦不比男人差。只是女子不读书，没有独立谋生之本领，故事事只能依靠男人，这样才不得受制于男子。因此，我们的社

会，必须让女子读书，提倡男女平权，在家庭实行革命。

出版那天，吴芝瑛拿着报纸跑到秋瑾家，冲秋瑾兴奋地说：“璇卿，你看，这不是登出来了吗？”

秋瑾捧了报，亦是喜出望外，说道：“我还有许多话要写出来呢！”

晚上，王子芳不知怎的知道这“鉴湖女侠”是妻子璇卿，拿着这份报纸就回了家。他气急败坏地对秋瑾说：“你竟然写这样的文章！一个女人这样做不太丢人了吗！”

“你害怕了吗？”秋瑾反倒异常镇定，她感到“家庭革命”似乎就要从她自己开始了。

又过了几天，吴芝瑛兴冲冲地跑来对秋瑾说：“这几天，外面又叫嚷革命，说不久朝廷要派五大臣去西洋考察，实行“新政”。我看咱们女子也不能落在后头，如今京城里的妇女都缠小脚，我想组织一个“天足会”，让大家都放开脚，跟外国人一样，你看如何？”

“太好了！这可是个好主意！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姐妹饱受缠足之苦。你发起，我参加。”秋瑾非常高兴，至今仍深深记得幼年缠足时的痛苦，所以对这事极其热心。

秋瑾说做就做，她不仅自己放了脚，而且马上召

集家里佣妇，要她们三天之内也都把脚放了，否则便辞退她们，并答应给她们每人一双“文明鞋”。同时她宣布自己女儿灿芝永不缠足。之后，她又四处奔走，到自己熟悉的人家宣传天足的好处，劝女人们放足。

王子芳听说此事极其恼怒，一天午后和秋瑾大吵一场：“这成什么体统？自己不缠足也就罢了，还要到处嚷嚷。现在衙门里都拿此事当作笑话耻笑我。”

“女人也是人，不能让她们守着一双小脚痛苦一辈子。”秋瑾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男人为何不也缠上脚试试？”

“女子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这些祖矩你懂不懂？我不能让你败坏了家风。”

“家风？你给儿女们立了什么家风？”秋瑾毫不相让。

“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们这么干，就是男女平权，就是家庭革命？”王子芳语气软了下来。

这时，一个老家人走进院子，手里捧了一个朱漆描金的拜盒，禀道：“老爷，曾家二爷来了贴子，请您过去。”

“嗯，知道了。”王子芳接过拜盒，趁势到里间去换衣服。他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一张粉红纸印的妓院请客票。上书“飞请大人即临韩家谭春喜阁一叙。”署名“曾××”。

王子芳让丫环秀蓉给他拿出崭新的花缎袍子，腰间佩上扣带，四周叮铃铛啷地挂上打簧金表、槟榔荷包、汉玉刻件。再戴上翡翠戒指。穿戴整齐后，又对着西洋镜顾影自怜地梳一下发辫，戴好闪亮的黑缎红结西瓜帽。正待出门，突然看见身后的丫环，便转身喝道：“还在这儿愣什么？吩咐门房备车马。”

“是！”丫环答应一声，急步而出。

看着王子芳的背影，秋瑾从窗口回到桌前坐下，缓缓地拿起一本书，脸上是一片深沉的寂寞和悲愤。

三、脱离樊笼准备东渡留学

吴芝瑛写完了一个小条幅，站起身拿起洒水壶，给窗前的玉兰花浇水。

这时，秋瑾从门外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一个绣帕包起来的小包。

看到秋瑾进来，吴芝瑛赶忙放下手里的东西迎了上来：“璇卿妹，快来，我刚写了一轴字幅，你看怎么样？”

秋瑾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只道，“好。”

吴芝瑛见此情景，忙问：“是不是又跟子芳拌嘴了？”

她拉起秋瑾的手，走到窗前坐下。

秋瑾笑了笑，苦涩地说：“拌什么嘴，早就腻了，大姊，我……我有个想法，我想去日本。”

“什么？”吴芝瑛吃了一惊，“去日本？你……”

“对，去日本。去日本学习，我不能再在家里这样等下去！”秋瑾坚定地说。

停了半晌，吴芝瑛语重心长地说道：“璇卿，你总是性子太急，夫妻毕竟是夫妻，吵吵算了，你何必弄得太当真，到这一步田地呢？”

“大姊，难道你还不了解我？我这不是跟他呕气。只是，国事、家事，没有一样让人称心的。我实在是一天也耽搁不下去了，我也该去闯一闯。这个，我已想了很久。”

吴芝瑛仍旧有点不知所措，她恳切地说：“你没有经历过世上风霜，一个单身女子，远涉重洋，可不是件容易事啊，何况日本现在正和俄国打仗，乱世荒芜的……”

“日本和俄国打仗，可战场却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秋瑾非常气愤地说：“只怕再这么下去，我们真的要成为亡国奴了，正为这个，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努力救国图存才是！”

“我是怕你年轻，不懂人情世故，况且救国救民，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呀？”

“可我们一辈子关在家里，又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那，那你跟子芳商量的没有？”

“不管他。只要我决心去。”秋瑾坚定地说。这时，她站起身，打开了桌上的包，拿出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小包里还有一个首饰盒子。

秋瑾把书递给吴芝瑛：“大姊，这本书我看过了，还给你。”她有些激动，“人家邹容、章太炎，为写这书都坐了牢，还是不肯低头，我又怕什么呢？”

“唉！”吴芝瑛叹了口气，“我倒真有点后悔给你

看这本书了，他们讲的，到底激烈了些。”

“不，邹容把革命的道理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

秋瑾又把那只首饰盒子拿到吴芝瑛跟前，“大姊，这些东西，麻烦你托人帮我卖掉，另外还有一点，我隔天再拿来。”

“怎么，你要把赔嫁的首饰衣服都卖掉！你就是要去，也得跟子芳要盘缠呀。”

“我不愿沾王家的铜臭气！”

“璇卿，你不要太任性，凡事可要三思啊！”

“大姊，我拜托你了。”秋瑾用几乎祈求的眼光，深情地望着吴芝瑛。

吴芝瑛只得把首饰盒接过来。

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危机之中，不得已推行所谓“新政”，又开始废科举、兴学校、派游学。许多有志之士深感民族危之，也纷纷远涉重洋寻求救国之道，这就在本世纪初形成了一股留学生运动，大批的青年走出国门，到国外接受新式资本主义教育，其中日本成了他们首选对象。日本与中国“文字通近”，又近在咫尺，费用少，条件方便，加之日本原来与中国国情基本相似，也是经济文化落后、封建意识强烈，但通过明治维新，短短30年间一跃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这使国人们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

心，日本因而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个国家。在1891年时，中国曾派出13人留学日本，到1904年则增至1300人，到1905年底，则有8000人之多。这些人中，不仅有大批男子，也有许多步履维艰的缠足女子、老人甚至小孩，他们在此接受着一套全新的文化教育。

秋瑾要出国的消息传到王子芳耳朵里，使他大为吃惊。为了阻止秋瑾留学，他把秋瑾的珠珥、珠花给藏起来，想使秋瑾无力支付学费，又讨好地给秋瑾买字画、买衣服，并让两个孩子缠住秋瑾，希图秋瑾打消去日本的念头。但这所有的一切都只使秋瑾更感气愤，她在给兄长秋誉章的信中写道：“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天良，莫此为甚！即妹之珠珥及珠花亦为彼篡取；此等人岂可以人格待之哉？……况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怨毒中人者深，以国土待我，以国土报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报之，非妹不情也，一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盍妹思之孰矣，为人奴隶，何不自立？后日妹当可自食其力，何必为人之妇矣……”冲出家庭、要求自立的愿望在秋瑾心里越来越强烈。

这天午后，秋瑾又来到吴芝瑛家。

“真的决定要走了？”吴芝瑛问秋瑾。

秋瑾没有说话，默默地拿出一张信笺，只见上面

写着一首小诗：

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
在侵犹未已，西望计如何？
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
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

读到此处，吴芝瑛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两人沉默了片刻，最后，吴芝瑛缓缓说道：“既然你意已决，那只能劝你珍重了，我听南湖说，服部繁子（一在华日本人）近日要回国，你可与她搭乘同一条船，这样也好有个照应。”

秋瑾眼含泪花，“大姊，谢谢你。”

“噢，对了，明晚有个谈话会，你来吧，正好可以认识一下服部。”

“嗯。”秋瑾答应着，泪眼汪汪地望着窗外。

廉家书房今日一改往日闲雅幽静。圆桌上铺了红毯，摆着杯盘、果碟。六七个女客叽叽喳喳，围在一起兴奋地聊天。

一位弱不禁风的小姐，显得有些悲哀，“璇卿姊到底是走定了。”

“她丈夫答应了没有？”一张福团团的脸问道。

“哪有的事，王子芳都气昏了。唉，毕竟是璇卿

姊有志气，咬定了牙关。”

“璇卿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任性，一个女子，抛头露面到国外去，谁听过这种事！我可是连想都未想过。”一位架着金丝格致眼镜的中年妇女语重心长。

这时，秋瑾从外面走了进来。大家一齐站起来，施礼寒暄。

“璇卿妹，你真是铁了心要去日本？”还未等坐定，那位金丝眼镜便急不可耐。

“是的。”秋瑾笑笑点头，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

“秋瑾姊，你去日本，学什么呢？”团团脸跟着问道。

未等秋瑾回答，别的几位倒先吵开了：

“学学日本的茶道、棋道，就是家政学了，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呢。”

“那怎么行呢？那都是家庭主妇的事。璇卿姊可不是那样人。”

“那不如学习制布，或服饰，多一门技艺，也多一些自主的资本。”

“依我看，”那位弱不禁风的小姐这时也开了口“不如去日本学医，学医不是能治病吗？那也算治病救国了。”

吴芝瑛从外面走了进来，插嘴道：“大家别急，

我们还是听听璇卿的意见。”

秋瑾见大家都看着她，便说道：“其实，各位姐妹所言都不无道理，只是我华夏民族是国将不国，学习皮毛小技艺岂能成大事？此去东瀛，吾当检验其政治、听其学说，只在为我华夏民族寻一条出路，非为个人计也。”

闻听此言，众人又各表意见，或赞同，或惊诧，或难以苟同。

只听吴芝瑛说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那两位日本朋友怎么还没来？”

“不急，我们再等等，乘工夫也看看大姐近日的墨宝。”金丝眼镜应道。

正当大家对着桌上的几轴书幅啧啧称道时，丫环从外面引进两个人来，都着中国装束，但气质却不同众人。这两位不是别人，一位是陶荻子，秋瑾认识，另一位身材不高，体态颇丰，想必就是服部繁子了。

两人刚一进屋，问候答应之声此起彼伏。秋瑾问道：“荻子，你怎么今天才来？”

“唉，刚要出门，又出了点事，一位朋友从衙门中来，说王照让吏部给抓起来了。”

“不就是那个戊戌变法的王照吗？”

“是，就是他。听说他是自首去的。现在衙门倒没什么，只是需要钱来赎啊！”

说到这儿，陶荻子从身后拿出一个小包，交给秋瑾说：“这是典当东西的钱，你收起来。”

秋瑾迟疑了一下，没有接，说：“荻子，你把钱留着吧，去衙门打点打点，把那王照弄出来。”

“这……这怎么行。”陶荻子感觉有些突然，“你去日本的盘费也不够呀！”

“嗨！救人要紧，我这儿就差一点儿，我会想办法的，你就收下吧！但有一点，你不要说是我给的钱。”

陶荻子拿着钱不知所措，但看秋瑾意志坚决，便将钱收了起来。

众人入席，酒过三巡之后，吴芝瑛举杯道，璇卿一走，她也准备离京南归，好看望阔别多年的父母。为表达与秋瑾惜别之情，她作诗一首：“驹隙光阴，聚天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

秋瑾触景生情，不禁意气奋发，从墙上摘剑起舞，赋词一阙，曲子正合《临江仙》之韵：把酒论文欢正好，同心况有同情，《阳关》一曲暗飞声，离愁随马足，别恨绕江城。铁画银钩两行字，歧言无限丁宁。相逢异日可能凭？河梁携手处，千里暮云横。字里行间，别情依依。

四、加入革命初现巾帼本色

1904年6月28日，秋瑾与服部繁子结伴，离京到塘沽，登上一艘由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轮“独立号”，渡海赴日。

六月的大海显得异常平静，碧色的天印在大海上深沉的海水不断地把一圈圈白色的浪涛推向沙滩，似乎正在不懈地摇撼那沉睡在大洋西岸的灵魂。

秋瑾站在银灰的甲板上，任凭海风卷起她蓬松的头发。现在，她浑身为之一轻，终于脱离那令人厌恶的家，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想着船尾那边正在受苦受难的姐妹同胞，她又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远涉重洋，要能找到济世之“良方”，也算不枉此行。想到此处，秋瑾思绪万千，浑身激亢澎湃，她对海临风，写下一首抒怀诗，来记叙这段路程。

其诗曰：

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顾彼豚犬诸儿安足伍！不见项羽酣呼钜鹿战，刘秀雷震昆阳鼓，年约二十余，而能兴汉楚；与人莫敢当，万世钦英武。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空负时局状，无策驱胡虏。所幸在风尘，

志气终不腐。每闻鼓鼙声，心思辄震怒，其奈势力孤，群材不为助？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士辅。

轮船经过朝鲜仁川、釜山，于5月2日抵达日本神户，在此登陆后，秋瑾与服部繁子转乘火车。

日本在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到本世纪初已然成为亚洲的强国。甲午战争，使羽翼渐丰的日本人尝到了甜头，它利用朝鲜和中国的赔款，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这种技术的发展使日本国内阶级日益出现分化，劳动阶层的反抗情绪也日趋明显，到1904年，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从前流行过的资产阶级理论已然不能给民众以兴趣，明治维新后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使日本国内各种学说开始竞相争艳，尽管这些东西在日本正逐渐衰落，但对于刚脱离封建笼槛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却还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在1904年，东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1300余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只不过为了镀金。国内科举的废除，使其难以直接进入封建官僚之列，这样，留洋成为他们升官发财一条新的终南捷径。但大部分的留学生仍是为着探求强国富民的志向来日本的。他们“一到日本，乞求寻找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他们在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影响

下，耳濡目染日本的繁荣，于是反清排满、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愿望也越加强烈起来。在这些留学生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不久，孙中山就在日本华侨中组织了兴中会，宣传革命。1902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支那之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元旦，在各省留日学生团拜会上，马君武、邹容等人当场演说反满革命主张，并驳斥了清朝宗室长福为清朝统治辩护的谬论。四月底，又组织“拒俄义勇队”，以反抗在我东三省的日俄战争，于此同时，宣传革命的刊物也在留学生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湖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游学译编》等等。至于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更是广为流传。他们以激越的感情，揭露帝国主义与清朝反动统治者压迫、剥削中国民众的罪恶，为革命大声疾呼，气势磅礴。

五月初，秋瑾到达日本东京，正式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

按照当时的通例，秋瑾首先被安排到中国留学生会馆的“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中国留学生会馆设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楼下是接待室、会议室和办公室，楼上是教室，刚到日本的留学生都必须先在此学习，它是中国留学

生的总机关。而且，这里也是留日学生书刊翻译、出版的总部。这样，神田区也就成为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中心。除了留学生会馆，这里还有各省同乡会、各种学会以及图书发行所，甚至有专以中国留学生为对象而开设的书店。

在这里，秋瑾很快就认识了很多革命志士，像浙江的陶成章，湖南的宋教仁、王时译，以及广东的何香凝、冯自由等等。秋瑾除了每日上课外，还积极奔走于各种会馆之间，去听取各种革命学说。无论浙江的同乡会集会，还是湖南的同乡会集会，她都要前往，每每“扞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浙江留学生胡道南与之谈论排满革命及男女平权问题，彼此意见不合，秋瑾当面痛斥其为“死人”。到日本不久，秋瑾买了一把精致的倭刀，一则练剑强身，二则用来防身，并且正式使用“鉴湖女侠”的字号，正如她的一首《鹧鸪天》所言：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样不久，秋瑾便成为中国留学生中人人皆晓的人物。

八月的东京，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因为还不能进专科学校，所以秋瑾一直闷在会馆里。午后，她照旧趴在桌上翻译一本书，这是一个爱国妇女团体“共爱会”约她翻译的，叫《看护学教程》，准备将来作为教材用的。

这时，屋外响起一阵轻轻的叩门声，秋瑾迎出去一看，原来是“共爱会”的会员，叫陈撷芬的，现在她正负责“共爱会”的工作。

“撷芬，快来快来，”秋瑾一见是她，忙招呼坐下，问：“你是来看那本书的吧？”

“噢，不，不。”陈撷芬有些忙乱，脸色显得很苍白。

秋瑾看出她神情有些异样，问：“出什么事了？”

顿了一会儿，陈撷芬说：“璇卿，我，我可能不久就要回国了。”

“为什么？现在这么忙，‘共爱会’正等着改组，你怎么能走呢？”秋瑾十分惊诧。

“璇卿，你说，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陈撷芬突然落下泪来，哽咽道。

秋瑾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究竟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给我，我们一起想办法。”

原来，陈撷芬的父亲陈范，原是上海《苏报》的编辑，是一个旧式封建文人。因为与“苏报案”有关，全家逃到日本，但他却把女儿许配给了广东的一个富商廖翼明为妾。这使陈撷芬对父亲大为不满。这几日，廖家要求尽快娶亲，陈范便逼着女儿即刻回国。

听到此处，秋瑾不禁拍案而起，“竟有这等迂腐的父亲。撷芬，你不必着急，我们和女同学商量一下，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天晚上，秋瑾召集所有留日女学生开会，向大家诉说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要是撷芬出嫁为妾，那将是全体留学生的耻辱：难道在日本的书都白读了，还要遵守那老一套陈腐规矩。

第二天，秋瑾跑到陈范面前，指责他的行为。陈范说道：“此乃父母之命，岂可更改。”秋瑾顿时反驳：“你逼女作妾，就是乱命，事关全体留日女学生的名誉，非取消不可。”在全体留日女同学的反对下，陈范最终不得不取消女儿的婚事。

之后，秋瑾与陈撷芬一起，把“共爱公”改组为“实行共爱会”，进行妇女解放活动的宣传。她们提出“反抗清廷，恢复中原”的口号，并纷纷表示，万一战争爆发，妇女就应像日本赤十字会那样，进行救护伤员的工作。“实行共爱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个妇女革命组织。

为了增加宣传革命之效果，秋瑾积极参加了“演说练习会”，提倡用演说作为革命和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且，她写了一篇《演说的好处》，认为演说可以使无钱订报或不识字的人也了解革命、爱国的道理，使他们加入到斗争行列中来，她不仅到处热情洋溢地提倡演说，而且研究改进演说的技巧。“演说练习会”的十三条规定中，有一条特别值得重视，这条规定：“中国语言各处不同，故演说者虽滔滔不绝，而听者竟有充耳不闻，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话研究会，凡演说者皆用普通话，研究此普通话，公举会中善于普通话者担任之。”尽管秋瑾说话有浓重浙江口音，但她却积极提倡普通话，鼓吹演说。

与之同时，秋瑾积极参与《白话》杂志的创办。这个杂志由“演说练习会”编辑发行，于1904年中秋节创刊。它“依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当时中国一般还用文言文，为了使下层群众能看懂，《白话》报提倡全用白话作文，一律刊载白话文。《白话》报中充满了反满词句，诸如“扬州城破，十万等人俱被满州军惨杀了”，“我们除去这骚靶子，省得作双料奴隶”之类言论，比比皆是，秋瑾的《演说的好处》就发表在《白话》第一期上。以后她又接连在其上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

中秋节刚过不久的一个上午，一个人兴冲冲拿着张报纸闯进秋瑾的寓所，此人叫作刘道一，是“演说练习会”中很有名气的“演说家”，他一进门便快人快语：“秋女士，读了你写的文章，真是痛快，我平生还未见过有如此手笔之女子。你把那些清廷达吏之丑态，真写到入木三分了啊。”说着，便举起报纸，念了起来。

“这种最上等的人，腐败不堪，今日迎官，明日拜官，遇着有势力的，又要去拍马屁；接着了有银钱的，又要去烧财神，吃花酒，逛窑子，揣上意，望升官……”

刘道一还要往下念，秋瑾笑着拦住他：“行了，行了。道一，我最近又写了篇文章，主张注重军事，你看人家日本，把军人看得那么重要，所以士兵才不怕死，才能战胜俄国佬。而我们中国，兵是兵，民是民。要是我们也尊敬军人，要有许多勇敢善战的新军，那国家不怕不强大，洋人也不怕打不败。将来推翻满清的斗争，恐怕也要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支撑，才会成功。”

“是啊，我也这么想，要有机会，一定要拿起刀枪，和那些卖国贼拼个死活，即使战死沙场，也算不枉此生啊！”说到这里，刘道一的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

秋瑾望着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年轻人，深深点了点头。她忽然想起一件事，说道：“你知道冯自由吗？”

“听说过，他是广东人，据说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热心革命。”刘道一说。

“是这样。今年春天他在横滨组织了一个洪门天地会，是个反清秘密组织，现在，他正用这个名义结交革命同志，你愿意参加吗？”

“愿意，可是我怎么同他联系呢？”

“我认识冯自由的妻子，她邀我入会，我想在东京多找些人，一起去入会。”

“那可太好了，我这就去找别的人去。”刘道一说着便迫不及待地往外走了。秋瑾看着他的背影，不觉笑了起来。

几天以后，秋瑾、刘道一、王时译一行十多个人，乘车从东京南下，在横滨与冯自由会面。这天晚上，他们悄悄来到横滨市内南京街的一个广东商店，在庭院后面的屋子里，举行入会仪式。首先冯自由交待了宣誓的内容和方法，接着大家便逐一进行宣誓：

由某人拿出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依次架到参与者脖子上，问：“你来做什么？”

“我来当兵吃粮！”到秋瑾时她斩钉截铁这样回答道。

“你忠心不忠心？”

“忠心。”

“如果不忠怎么办？”

“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

等所有人都宣誓完了以后，冯自由拿出一块白布，与另一个人各牵一头，把它打开。这块六七尺长的白布上写着“翻清复明”四个字，冯自由示意众人俯下身子，依次从白布下面穿过。然后他又在屋里点起一堆火，让每个人从火上跳过去。这是为强调宣誓者赴汤蹈火、忠心耿耿的意思。最后，又杀了一只公鸡，把鸡血倒在酒碗里，大家共饮鸡血酒。冯自由这才笑着开口道：“你们现在都是进入‘洪门’的人了，洪门天地会又叫‘三合会’，即合天、合地、合人的意思，会里对弟兄之间的见面、问话、答话、交往都有规定。我们还要有三个负责人。分别为洪棍、纸扇、草鞋。洪棍(掌门人)由我任职，负责各地三合会组织，在东京那面，纸扇(军师)一职，我看秋女士担任最合适，她热心革命，交游广泛，有利发展会员。刘道一年轻有为又精明果敢，就担任草鞋(将军)一职吧。”

冯自由说完，拿出一把白纸扇和一颗扇坠，递给秋瑾，说这是接头时所用信物。又拿出一本书，交给刘道一，说：“这上面写着会规和各种接头暗语，你们可以传抄一下，以后回国走南闯北，遇到什么危难，

可以凭此与各地会党弟兄接头，他们都会慷慨相助的。”

仪式完毕之时，已是深夜，秋日的夜风使人感到阵阵寒意。但秋瑾一行人却心情激动：为了革命，大家正不断地组织起来，以后，我们将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战友。

日月如梭，转眼间已是冬日，湿冷的日本寒气侵人。到1905年初，秋瑾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准备来年转到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当时正值寒假，秋瑾所带川资已是所剩无几，她决定乘转学的机会回国探亲，以便筹措学费，并帮青山实践女校招收一部分女生。

正当她准备回国的前一天，她的一个远房亲戚领来一个陌生人，只见这人方头大脑，厚厚的嘴唇紧闭着。再看其打扮：一件破旧的中式短衫，腰间用麻绳系着，脚上穿着草鞋，分明是一个乡下种田人。

秋瑾诧异地问：“你是……？”

“敝姓陶，名成章。”那人说话彬彬有礼，举止得当，又像一个读书人。

秋瑾恍然大悟，跟着爽朗地大笑起来，“原来你就是陶成章先生，久仰！久仰！只是您这身装束，看来不像。”

“那陶成章应该是什么样子？”来人跟着笑起来。陶成章也是浙江人。曾首先发起成立光复会，在

浙江一带会党中名望很大。一年前，他在浙江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但因时间仓促，彼此配合不当，没有成功。于是便来到日本，准备结交更多反清志士，共图大事。

陶成章与秋瑾两人按照日本的礼仪席地而坐。秋瑾往前探了探身子，很有礼貌地道：“我听说陶先生立志要使天下穷人都有饭吃，最近更是不辞劳苦，日行数十里，奔走江湖之间，联络会党。今日相见，我很想听听先生的宏图大略。”

“哪里，哪里，你我同乡，不必客气。我久闻秋女士为人热情爽朗，乃巾帼英雄，今日就是专程来拜访的，还是请你先谈吧！”

秋瑾于是就不再推辞，把在日本组织“共爱会”和参加“三合会”的情况一一说给陶成章，到最后她阐述自己的意见：“东京革命团体虽多，但是太过分散，各自为营，互不往来，这使我很为担心，怕对以后举事不利啊！”

“秋女士果然很有远见。”陶成章深有同感地说：“但据我所知，当今中国最大的革命团体有两个：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这是最早的一个，颇有影响；另一个是湖南人黄兴、陈天华领导的华兴会，其成员主要是两湖地区志士。再有就是我们浙江人组织的光复会，领头的是蔡元培、章太炎、徐锡麟。实不瞒你

我此次在来日本之前，已经在上海入了光复会。”

“噢，既如此。那陶先生何不帮我介绍，加入光复会，趁我回国之机，可以联络家乡各地会党，共图大业。”秋瑾十分激动。

陶成章稍作迟疑，说道：“这光复会乃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宗旨，时刻准备发动起义。你一个孤身女子，奔走四方，恐怕大有不便。还是等以后……”

秋瑾打断了他的话，有些不高兴地说：“陶先生此言差矣，我虽为女子，又是做了母亲之人，可自从庚子以来，早就立下心愿，以身许国，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我这次回国，也正想到台州、温州、金华一带探寻有识之士，共商大事，莫非陶先生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陶成章见如此，便说：“那好，我写两封信，你可以带上，回国后去找蔡元培和徐锡麟，听听他们的意见。”

1905年2月底，秋瑾回到离别半年多的故土，到上海后，她先拿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去上海爱国女校拜见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畅谈了自己的思想和抱负。随后，又赶到绍兴，去东浦热诚小学找到徐锡麟，徐锡麟号伯荪，黑黑矮矮的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待人十分热忱。秋瑾与他有点亲戚关系，所以两人一见如故，畅怀深谈，加之陶成章信中已用隐语介绍秋

瑾想要加入光复会，所以便由徐锡麟主持仪式，秋瑾刺血发誓：“光复汉族，还我江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这使秋瑾在反清革命的道路上又大大跨进一步。

3月初，秋瑾才回到绍兴老家福金山下的和畅堂。看着年迈的母亲，秋瑾不禁泪流满面。但是为了日被疮痍的国家，她又不能安居家中，膝前尽孝。她向母亲诉说了游学的情况。天下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秋老夫人眼见女儿家庭不和，只身远游，心中已经十分痛惜，听说秋瑾还将东渡时，尽管家中拮据，她还是典卖许多衣物，为秋瑾凑了几百块钱学费。在外地的哥哥秋誉章，闻听妹妹回国筹措学费，也凑了100块钱寄到北京，但不想却让王子芳给扣了下来，此事是秋瑾后来才知道的。

为了帮助女校招生，秋瑾顾不得与家人多叙天伦，很快便奔走于杭州、绍兴等地，热情地向各地女校学生宣传“乘汽艇，吸自由之空气”东渡求学的好处，指出从学校毕业便可“委身教育，或任教师，或任保姆”，能“灿祖国文明之花”。但终因势单力孤而收效甚微。到1905年5月，秋瑾乘船再赴日本。

时值盛夏，一路奔波使秋瑾刚回到日本便卧病在床。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筹划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的会所，同盟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通过了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作为同盟会纲领，并根据黄兴提议，一致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随即，8月20日同盟会正式大会举行，正式通过会章，决定设总部于日本东京，总部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马君武等人主持，为了向国内各地发展力量，组织革命活动，又推定各省区的“主盟人”即任分会长；并另举廖仲凯为天津部负责人、蔡元培为上海部负责人。这样，过去各自分散的革命团体，从组织纲领上结合为全国范围的革命政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秋瑾是在病床上听到这些消息的，当她病愈之时，同盟会成立大会已结束十多天。这时，青山女校已经开学近一个月了，秋瑾便匆匆忙忙地投入到青山女校的学习中去，她进的是师范科。这个班由驻日中国留学生总监督范濂和日本近代女教育家、青山实践女校校长田歌子发起合办，修业期为三年，除国文教员是章士钊外，其他都是日本教员，上课都有专门翻译。实践女校校规很严，单独外出或单独与人会见，必须有保证人，这给秋瑾联络革命同志带来很多不便，为了在学习同时进行革命工作，秋瑾坚持住在留学生会

馆，每日奔波好几里。

一天傍晚，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寓所时，发现自己门口站着一个人。等走近了，那人已喊了起来“秋女士，近日可好啊？”

“啊！冯先生，”秋瑾喜出望外，“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冯自由笑着说，“我这次可是有要事找你啊！”

秋瑾赶忙开门，把冯自由让到屋里坐下。

“秋女士，你怎么步行回来？！这么晚，也不叫辆车。”冯自由问道。

“唉，囊中羞涩啊。”秋瑾笑着答道：“自从家父去世之后，家中一日不比一日，只能省着点啦。不过这也好，可以练练脚力，以后好为革命奔走嘛！”

说着，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秋女士，”冯自由接过秋瑾端来的茶，说道：“同盟会成立，想必你也听说了。我们‘三合会’也接受了同盟会领导，各会党也都正组织在一起，准备反清大业。”

“三合会加入同盟会，那，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也正是为此事而来。”冯自由呷了口茶，接着说：“我已跟同盟会联系好，正逐步把三合会的弟兄介绍加入同盟会。9月4日，你跟我去见见黄兴，加入同盟会。”

“那可太好了，我这几天还正为此事发愁呢。”秋瑾兴奋异常，她从抽屉里拿出几块钱，对冯自由说：“走，今天我请客，咱们喝一杯去。”

同盟会成立之后，各省留学生要求参加者络绎不绝。在同盟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半个月后，秋瑾在黄兴的寓所里参加入会仪式。她举起右手宣誓道：“联盟人浙江省会稽县人秋瑾，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志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誓毕又接受了同志相见的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号。秋瑾成为浙江籍留日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

随着同盟会的不断壮大，在秋瑾入会后的几天，同盟会召开第二次大会。

这天上午，秋瑾急匆匆前去找黄兴，以联系有关浙江同盟会会员之事。当她踏进房门时，看见屋里还有一个人。那人花白短发，梳得很整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还未等秋瑾开口，那人已伸出一双大手。爽朗地笑道：“不用猜，来者一定是‘鉴湖女侠’了。”

秋瑾迟疑了一下，说：“您是孙先生吧？”

“在下孙文。”那人答道。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秋瑾显得异常激动，“这可真是太好了。”她说着头冲黄兴笑了笑。

“孙先生，您看同盟会现在该做些什么呢？”秋瑾迫不及待地问道。

“那您看呢？秋女士。”孙中山反问道。

秋瑾想了想说道：“我看同盟会人员增多，我们不妨在各地策划起义，从各地暴动然后全国起义，推翻清政府。”

“鉴湖女侠果然雷厉风行，所言甚是。只是现在同盟会的组织大都在国外，国内还没有像样的团体。再者现在也没有足够的军备。我正准备同黄兴到南洋去，寻找爱国华侨，在他们支助下，从南洋打回广州，在广州建立政府，与北京抗衡，指挥全国革命。”

“那，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秋女士，你不用着急。”孙中山又笑了起来，“有工作会马上找你们的。好了，我还有事，你们慢慢谈，我告辞了。”

说着，孙中山便起身往外走。黄兴和秋瑾一直把孙中山送到门外，等孙中山上了马车，才一道回来。

很快，同盟会第二次大会召开，秋瑾被推举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和评议员，主持本省留学界入会事务。这时，她不仅到青山女校上课，还经常到东京麹町区神乐坂武术会练习骑射，学习制造炸药，翻译密码，战地救护，陆军编制等等，以便更好领导今后的起义。她刚回到寓所，就听楼下几个女同学议论纷纷，她上

去一打听，原来国内革命党人吴樾，为了抗议清廷的立宪骗局，怀揣炸药，前去车站，想行刺五个出国“考察”的大臣。不料人多拥挤，怀中炸药爆炸，吴樾壮志未酬，不幸牺牲，而五大臣中仅有两人受轻伤。一听此事，秋瑾竟激动、难过得彻夜不眠，她拔剑击柱，奋笔疾书：“昆仑一脉传骄子，二百余年汉声死。低头异族胡衣冠，腥膻污人祖家耻……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钢肠如火热。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她号召天下同仁“大江南北齐相和，英雄争挽鲁阳戈”，“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转眼间已到了十一月，冬天的脚步渐渐逼近了，尽管寒气日重，东京的人们却似乎仍旧无所顾及。终日穿着单衣，低着头穿梭于各个街道，与此相比，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显得窘迫难熬得多，他们时时在寓所里咒骂着湿冷的天气，或者干脆就将书桌上几十位天才的思想送到废品站，换回一瓶烧酒，来麻醉一下无奈的神经。他们碌碌地上学，碌碌地奔波，就像一些仓皇的蝇虫，在凄厉的秋风中寻找栖身的暖地。至于革命，在这个时候似乎又只成了饭后的谈资。

一个下午，两个男人来到秋瑾的寓所。一个矮矮黑黑，戴副眼镜；另一个身材瘦长，脸色有些苍白，他们跟门房交涉了半天，才有一个下女把他们带到秋

瑾的房间。下女去敲门，没有声音。

“请等一等，秋先生出去了，可能一忽儿就回来。”
下女说着打开了门，让两个人脱鞋进去坐，自己竟自走开了。

这两位造访者不是别人。那矮矮黑黑的就是徐锡麟。另一个瘦高个，叫陈伯平，他是这几天刚到的日本。

他们在屋里转了转。屋里几乎没有什么陈设，除了矮几、书橱、床铺之外，也没有别样家具，只是壁上几幅字画和一把宝剑突出地显示着主人的气宇，矮几上堆着几本书，陈伯平坐下来翻了翻，见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

又过了一会儿，陈伯平有些坐不住了，说道：“她不在家，我们还是别等了吧！”

“唉，坐下坐下。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一定得见见秋瑾，她可是女中少见的人物。凡是革命团体，她无一不参加，革命集会，从来不缺席，而且把名字也改成‘竞雄’，要跟我们男子竞赛呢！”

陈伯平于是重又坐了下来。

徐锡麟看看桌子，说：“写《警世钟》的陈天华，有机会你也要见一见，你既到了日本，就该好好结识一些革命志士。”

陈伯平没有回答，拿起一本书翻起来。

不大会儿工夫，陈伯平又站起来，很不耐烦地说声我先走了，便径自去拉木板门想要出去，门猛地一开，却不想秋瑾正到门外，两人几乎撞个满怀。

秋瑾很惊讶地看着他。

徐锡麟一下子跑了过来，“竞雄，这是陈伯平，是刚到日本的。”

“怎么一来就要走？”秋瑾直爽地笑了起来，“是因我没在家恭候吗？”

三人笑着坐了下来。

秋瑾问道：“伯荪(徐锡麟号)，你们准备在东京怎么办？”

徐锡麟说：“他要学造炸药，是出名的‘实行委员’，我原准备到振武学校去学军事，可他们不要近视眼。再说，国内现在正准备起义，我决定回国去。”

说完，徐锡麟从身后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只火腿，奇怪的是火腿下面却绑着一根大辫子。

“这是……？”秋瑾有些惊讶。

“你把这个交给下女蒸蒸，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饭趁机会谈一谈。这辫子，是那个姓何的浙江留学生监督的。你知道，我最恨有些人到了日本，还留着猪尾巴。刚才在那儿买火腿，让我撞见，趁他不留心，就从后面一剪刀给剪了，急得那姓何的抱了头直哭。”

三个人不觉都大笑起来，“好，痛快，痛快。”

秋瑾说着站了起来，解下辫子，交给徐锡麟，说：“这是胜利品，挂到墙上。我去蒸火腿。”

秋瑾出去后，徐锡麟拿起笔管，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应知今日豚尾子，不是当年大汉风。”下属“录竞雄句，徐锡麟书”，然后一起挂到矮几对面的墙上。

过不多时，酒饮具备。于是三个人围着矮几席地而坐，边吃边聊。

一杯酒下去后，秋瑾显得很兴奋：“我到日本一年多，最痛快的就是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看清了革命大势。中国要在世界立国，免除列强瓜分，就只有革命；要革命，就要有革命党齐心协力，才能众志成城。”

忽然，秋瑾好像记起什么似的，“伯荪，你是光复会重要分子，为何不加入同盟会呢？”

“我不。”徐锡麟说道。

“可孙逸仙(孙中山)是了不起的人物，我见过他一次，再说，同盟会的宗旨是对的，你应该……”

“我早有自己的打算，”徐锡麟打断秋瑾，“庚子事变之后，全国各地反对满清政府的秘密团体很多，单是浙江一省，就有龙华会、平阳党、白布会、终南会等等，这些秘密会党，和明末义师‘太平天国’一脉相承，其中有不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绍兴的大

通学堂，已经办起来，我这次回国，就是要联络会党，以大通学堂张革命事业之本。竞雄，我盼望你将来回国，我们能共襄大举！”徐锡麟滔滔不绝。

“一定。”秋瑾激动地答应着。她又转过脸问陈伯平，“伯平，你准备怎么办？”

陈伯平显得有些执拗：“我还是我的老主张，暗杀！只要有勇气，一个人就能行！”

“要成大事，还是要武装起义、暴力革命。你听说俄国革命了吗？”秋瑾振振有词，她从旁边拣来一张东京《日日新闻》说：“你看看这个，从《1905年露国僭命》。”

正在他们看报的时候，门突然拉开了，进来一个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星台(陈天华字)，真是太巧了。”秋瑾忙站起来给陈伯平介绍：“他就是那个有名的陈天华，是同盟会的骨干人物。”

他们互相握手见过。陈天华显得很忧郁，他虽然剪了辫，但头发披散着，如头陀一般，一双深陷的眼睛射出一种憔悴悲伤的神色。

大家望着陈天华，半晌不语。顿了一会儿，陈天华说：“我刚从一个当新闻记者的日本朋友那儿得到消息，日本文部省的‘取缔留学生规则’已经颁布了。”

“取缔留学生。”陈伯平莫名其妙。

“为了专门对付中国和朝鲜留学生，日本政府定出了种种无理限制。唉，日本并吞朝鲜，现在竟把我们也和亡国奴同等看待。”

徐锡麟一跃而起，在屋里来回直踱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甲午战争，日本霸占我台湾，去年日俄战争，又乘机夺了我东三省特权，现在竟敢这样对我们。”

“我看此事一定与清政府有关，日本不会平白无故取缔留学生的。”秋瑾缓缓说道：“我们留学界必须誓死反对。事不宜迟，星台，我们去找同志们商议。”

于是，一行人急匆匆地朝外奔去。

原来，同盟会成立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就使得清朝政府十分恐慌，它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而留日学生当中，肯定有很多“危险分子”。然而，鞭长莫及。于是他们与日本政府商议，于1905年11月在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日文“取缔”一词含有中文“限制”之意）。按此规则，留日学生不得参加政治活动。违反的人要由日本政府交给驻日公使，送回国处理。

傍晚的日本海，夕阳烧红了半片天，连海水也被染得一片火红。秋瑾和陈天华默然地在海滩上走着。

“星台，现在同盟停课已经开始，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秋瑾开口问道。

陈天华叹了一口气，说：“我很担心，日本报纸天天都在骂我们‘乌合之众’、‘放纵卑劣’。他们就是看不起中国人。要是我们虎头蛇尾，那岂不让人笑话？”

“你太悲观了。”秋瑾说。

“不是我悲观，留学界有志气的固然多。但败类也不少。何况保皇党从旁捣乱……”陈天华忽然转过身，冲动地说：“我问你，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秋瑾也站住了，为什么要这么想？那你准备怎么办？”

陈天华默不作声，冷冷地望着太阳落下的地方。最后坚毅地说道：“如果对祖国和同胞有一点好处，我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太阳渐渐沉了下去，海面上暗了下来。两人默默地立在苍茫的暮色中，就如同加勒比海岸那眺望远方的石像。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礼堂里挤满了学生。沸沸扬扬，不同的人各持己见、议论纷纷。

秋瑾努力使大家静了下来，说道：“现在有多少人同意这个办法：贯彻同盟罢课，向公使馆请愿，力争取消取缔规则，不达目的，就全体回国。”

底下仍乱纷纷的一片，有人喊“赞成”，“拥护”，也有人喊“反对”。

一个穿着西装，头上扣着拱起的铜盆帽的家伙站起来：“我赞成罢课，但反对回国。”

“为什么？”秋瑾问道。

“留学生有一千之多，回国以后怎么办？兄弟认为应以学业为重，不能只呕一时之气。”

秋瑾大声说道：“国有国体，人有人格，日本政府把我们的主权、自由都剥夺了，难道我们还能忍气吞声下去？”

“不然，忍辱负重，是为了学问，有了真才实学，才能为国家争体面，个人争人格。”那铜盆帽反驳道。

这时，旁边一个人忽然站起来，一把抓掉那位的铜盆帽，说道：“都是废话，你们看，他连猪尾巴都舍不得，还要什么人格。”

“铜盆帽”一下子恼羞成怒，“这……这是胡闹，是侮辱！我反对。”

全场一片混乱。

“一定要奋斗到底，反对妥协！”“谁妥协了？这是压制！”“你破坏全体的名誉！”“胡说！”“你才胡说！”“你放屁！”“你混帐。”

秋瑾连连敲桌子，让大家安静下来。

陈天华一直焦急地看着会场。这时，他急得站到椅子上，喊道：“肃静，肃静。”人声低下来。他接着说道：“我们今天开会，不是为了争主权争自由吗？”

事到如今，为什么大家还不能一致对外？谁不知道日本人侵吞我国的野心，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但是存亡之道，在我而不在人。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奋发自强，谁敢动我一指？倘若自己不争气，那我们就要不待人亡而自亡了！”说到此处，陈天华已是声泪俱下。

全场一片寂静。

“人强我弱，奋斗成功，本来就不是能轻易到手的，可是千难万难，我们只有坚持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中国人不是洋人说的劣等民族，我们不能自取其辱，叫外人耻笑。”陈天华越说越激动，“我提议组织敢死队，立刻到公使馆交涉。同意不同意？”

绝大部分人举起了手。但仍有一部分，左右看看，始终没有举手。

与外务省的交涉持续了整整一天，到这天傍晚，仍毫无结果。陈天华和秋瑾沉重地回到留学生会馆。在他们正要上楼的时候，忽然从楼梯口闪出一个人，拦住了他们两个。

“你找谁？”秋瑾问。

“我是汉人。”那人回答了一句，是暗语。

秋瑾看了一下陈天华，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中国东西。”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为了天下事。”

“噢，是同盟会的同志，请楼上坐。”

秋瑾和陈天华一起带着那人上楼。原来，保皇党今天发表了梁启超的《意见书》，在留学界散布很广，他完全代表日本政府立场，认为取缔条约并无侮辱中国之意，还挑拨离间，说留学界意见受到部分人钳制，失去了言论自由，这使得许多留学生又开始公开主张复课。

来人匆匆讲完，便下楼去了。两人相对无言。最后，陈天华站起身，忽然朝空中击了一拳，说：“真没想到，现在仍然人心不整。为了唤醒同胞，我花费了许多笔墨。现在我觉得，生命也许比笔墨更有用，更能叫同胞们猛省。竞雄，事到如今，你有何打算？”

“我做事从不后悔，就是剩下我一个，也要抗争到底。”

“那好，我先走了，我要真的写点东西了。”

陈天华沉重地走了出去。秋瑾并没有送他，只是默默地走回坐在桌几前。

五、回国办报唤醒同胞姊妹

秋瑾醒来时，太阳已经爬上树梢，几只麻雀在枯干的树枝上焦躁地跳跃着，一道阳光从白纸的窗格里射进来，照在床上，暖烘烘的。

几日里为了反对取缔规则的奔跑使秋瑾感到十分疲劳，她仍旧躺在床上。昨天晚上，天华的痛诉不是没有道理。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万众一心呢？即使这些自赋英才的留学生们，也都是互相抵牾，面对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人，难道我们只是一味抱怨自己的贫弱？！秋瑾叹了口气，侧过身子，去看窗外那几只麻雀。

事到如今，秋瑾反倒异常地平静，回国去。从昨天晚上陈天华一走，她就这样想，可怜那么多受尽屈辱的姐妹，仍然看不到套在头上的枷锁。伯荪现在怎样，也不知他们的起义策划得怎样？还有，芝瑛姐，是在北京，还是回了绍兴。

正当秋瑾在床上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口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只听楼下的下女喊道：“先生，你不能上去，秋先生还没有起床。”而这时，那人已到卧房门口叭叭地敲起门来。

秋瑾赶忙从床上起来。昨晚她是合衣睡下的，这

几天以来她一直如此。她到镜前拢一拢头发，连忙去打开门。只见刘道一焦急地站在门外。“星台 ...星台他跳海自尽了。”一见秋瑾，刘道一赶忙说道。

“什么，”秋瑾一把抓住刘道一的手臂，“你，你听谁说的？”

“你看，”刘道一拿出一沓信笺，“早上天还没亮他就一个人出去了，我们都没在意。后来在卧室里发现了他的绝命书。”

“走，快走！”秋瑾发疯一般奔了出去。

刘道一不知所措，也跟着跑了出来。

冬天的大森湾(日本一个海滩)一片灰暗，青黑的海水泛起白沫，拍击着嶙峋的礁石。一阵阵海风透出阵阵寒气。秋瑾一口气跑到海滩，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出海的渔船还未回来，只在天边隐约见几个黑色的小点，眼前只有灰黑的海，苍白的浪。

秋瑾默默地站着，冰冷的泪水滚落到沉沉的河滩上。她在心里暗暗祈祷，天华，你就放心去吧。到大海的彼岸去安息，去等待那头睡狮的觉醒，你是我们轩辕子孙的英魂。

刘道一远远地看着秋瑾，不敢过来。他知道，现在还是不打扰她的好。

陈天华的追悼会在12月10日举行。当地几乎所有的留日学生都来了，二百多人挤在一间不大的会

议室里。仪式很简单。在厅前的墙壁上挂了一幅陈天华的画像，周围用黑布和白纸的花装饰起来。大家在此面对画像默哀几分钟，然后静静坐在一旁，等待随后的会议。

会议在刘道一的主持下进行。许多与陈天华生前一起的朋友都走上前去，哀悼陈词。有人主张立即罢课，全体回国，有人表示还须从长计议。秋瑾最后一个走上前台，她眼含泪花，但语气平静：“星台之死，诸位都已听说。当初戊戌之变，就有六君子以身献法，终落得新政之行。我中华之邦，千载文明，然今日却事事为人所挟，痛哉！难道我华夏民族将永远如此下去吗？问题在我而不在人，天上不会凭空落下肉饼，束手等待更不会有好的出路，我并不强求众位都要回国，以待其辱，然不论如何，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重。内有满贼，外有洋匪，我华夏何时而盛耶？愿诸位都铭记星台之死，以勉志气。但有一点，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就吃我一刀！”说着，秋瑾忽然声色俱厉，“唻”地从腰间拔出倭刀，插到桌上。

台下一片骚动，继而议论纷纷。

随后的几天里，回国的人多了起来。有的是激于义愤，有的则以为在此等待，多呆也是无益。12月14日，204人集体离日回国，到20日，人数已

增到 2 0 0 0 人左右。

秋瑾这几日也在收拾行囊，与所有一起学习过、工作过的朋友们告别。孙中山与黄兴去了南洋，准备从缅甸进攻广东，在东京的同盟会员也意见不一。保皇派又日渐气盛，大肆鼓吹立宪。但不论怎样，有一点，大家对“取缔条约”都感到不舒服。

临行前的一天，秋瑾正在屋里整理书橱中的诗笺。下女送来了报纸，她没在意，顺手放到一边，因为她知道无非就是些日本军士如何如何骁勇善战，如何让俄国人头痛。

不一会儿，陈伯平忽然兴冲冲奔进屋来，见秋瑾还在收拾东西，便说：“别收拾了，竞雄，日本政府已经答应缓行取缔规则。”

“什么？你听谁说的？”

“《日日新闻》上已经刊了。”

秋瑾又赶忙去找刚才那份报纸。果然，在一版的下面印着：“……奉政府决定缓行对清国留学生之取缔规则……”

胜利了！胜利了！日本政府妥协了。秋瑾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陈伯平等了一会儿，说：“竞雄，我看你就不用回去了。”

“不，墨峰，我已打定主意，我要回国去做些实

际的事。一年多来，我们只是在这里学习，但我觉得，中国之事，在于变，我不能再等下去。去动手，去改变那陈腐的一切。如果我们只是学完所有的技术，而不去改变社会，一切都只是空的。”

“可是……”陈伯平还想说什么。

秋瑾打断了他。说，“你就不要说了。我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制造炸药，也快点回国来，我们一起去推翻满虏的统治。”

“好，竞雄！”陈伯平激动地答应着。

12月25日，秋瑾登上了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留学生活，回到疮痍满目、危机重重的祖国。船在黄海中缓缓地行驶着，碧色的浪涛一个一个被船头劈得粉碎，它们在船尾翻滚着，暗噁着，好像痛斥利刀的残暴，又好像哭泣自己的悲哀。想着前方的祖国，秋瑾心里沉沉的，她已不像初次去日本时那样激动和慷慨。那时，她心里是火一样的希望，而现在，一切都好像只是一种使命，一种沉甸甸的使命。她没有理由拒绝，更没有理由逃避，只有向前走。

她想起了第二次去日本时写的一首小诗：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付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

东瀛两载，世事依然，兴许现在回国去，才能做出有用的事。只盼一切都能尽快改变。

秋瑾回国以后，经陶成章等人介绍，来到湖州南浔镇的浔溪女学教书。

这是一个不大的镇子。一条浔河把它分为南北两半。河的南面是几百户人家，大都种田打鱼，北面沿河是一条街道，沿街是一溜店铺，每逢双日，这里作买作卖的，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浔溪女校就在这条街道的东头，再往东，便没有什么住家，只是一片田畴。尽管外面的世界今儿个变法，明儿个新政，这里的人们还是那样平静的生活着。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整天里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逢人就作揖打千儿，或让人作揖打千儿，赶上高兴，就拿出菜米的几文钱，到小茶馆要一壶酒，或许还能看看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唱小曲儿的。在街上呆一下午后，便多了几个月在家门口大树下的谈资。南浔镇上的一切，药店、茶馆、当铺、杂货店……所有一切都像康熙爷那会儿一样。而些微有点文明气息的就是镇东的女校，学校的女孩子不仅仅像男人一样去读书，而且穿着乡下人看来怪模怪样的短袖衣服。学

校大多数女孩子是被老师硬请去的，因为人们都觉着她们根本用不着念书。当然，学校也就不向她们收学费。

秋瑾就在这里给孩子们教算术和物理，她等待着徐锡麟在安徽的消息。

女校的校长叫徐寄尘，自幼生长于书香门第，乃南浔镇上有名的才女，15岁时许配给了镇上一个姓朱的秀才，但婚后不到两年，丈夫便暴病而亡，因为没有子女，便回到娘家居住，从此闭门不出。直到去年“新政”之时，县太爷让镇上的几个富户出资修建女校，因没有别人，才请她来当教习。三个月后，原来的校长回到县里去了，于是她又做了校长。

一天，秋瑾去徐寄尘的屋里，忽然发现她一个人伏于案前哭泣，就问缘故。徐寄尘见瞒不过，便实话实说。原来她的妹妹徐小淑得了病，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请了中医诊治，服了几副草药也未见效，眼见人已在床上日渐消瘦下去。秋瑾想到自己在日本学过看护，便说：“走，我去看看，或许有用。”

此后的十多天，秋瑾日夜守候在徐小淑身边，调羹劝药，悉心照料，把学到的一些医学护理知识全都用上了。而且，她托人到城里买来几味西药，半个月后，徐小淑苍白的脸颊上渐渐现出了红润，眼睛也有神了。不到一个月，竟能下床走动。徐寄尘喜出望外，

一见到秋瑾，便不住道谢，秋瑾又把她译的《看护学教程》送给她，让她学习一些新的护理手法。

徐寄尘有个嗜好，经常一个人闷在屋不停地抄写，秋瑾很纳闷。这天傍晚，秋瑾乘给徐小淑送药的机会，推开了她的房门。又见徐寄尘弯腰弓背，在桌上吃力地抄着，桌案一边，堆满了各样的碑贴。

“寄尘，你这又是何苦呢？”秋瑾笑着问道。

徐寄尘套上笔帽，叹了口气，“闲来无事，一个女子，又有何为？只不过借以消遣罢了。”

秋瑾看了看那抄写得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不觉叹道：“想我们女子，世世代代受人欺压，大多不懂文化，更不用说技能，只是做为男子的玩物。你是个知书达礼之人，现代时势日变，你也该做些有用的事才对啊！”

“可我们又能怎样呢？”

秋瑾推开桌上的碑贴，坐了下来，说：“咱们远的不说，近的眼前就可以做，你是校长，应该给学生们教有用的功课，可现在还学什么孝经、女儿经，念什么‘生男如狼，犹恐其，生女如鼠，犹恐其虎。’这样的学生，以后怎么能自立呢？”

“那你看应该怎么办？”徐寄尘有些心动。

“我们可以教物理、会计、看护、管理，学生出了学堂可以自谋出路，既对他人有利，又不致完全依

赖男子，何乐而不为呢？既是办新学，就得有新学的样儿。”

“嗯。”徐寄尘也暗自点头答应着，是啊，她也觉得老教四书五经，没有什么意义，但就不知该怎么办？于是，她让秋瑾开出一张新的课目表。一个礼拜后，浔溪女校的课表上便多出了几门从未见过的课：会计、地理、卫生，还有日语。

课目的改动使几个教古经的老师很不高兴。很快，新来女教员改动女校教育的事便在南浔的茶馆里传开了。

这几天秋瑾上课，总看见窗外站着一个女孩，当她每次转过头去在黑板上写题目时，那女孩就在窗外看，她一转过身，那女孩又缩回头去，她以为这是想来上课而家里又不让的。等快下课时，她写好题目，急忙从教室出来，想去招呼那小女孩，谁知小女孩一见秋瑾出来，竟一溜烟地跑掉了。

回来后见教室里的学生笑成一片。

后排一个女学生站起来，嗙声嗙气地说：“秋先生，她不是学生，是我家的使唤丫头。”说着那女学生又坐下了。

秋瑾没有说话。那个站起来的女学生是校董阮伯轩的孙女。

第二天是日曜日(星期天)，秋瑾带着学生们到野

外去采集植物标本，那小女孩也来了，背着个小筐远远地跟着。

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学生们都拿出各自的干粮凑在一起。那女孩就远远地走开，蹲在水边用个小木棒划着什么。

秋瑾乘那小孩不注意，悄悄地从身后走过去，只见那女孩在沙地上写着：地球五大洲，亚澳美非欧；世界三大洋，印度大西太平洋。这正是昨天秋瑾在地理课上教学生的。她又惊又喜，冲上去一把抱住了那小女孩。那小女孩一惊，竟“哇”的哭起来。

秋瑾抚摸着她单薄的脊梁，说：“不怕，不要哭。”秋瑾让那小女孩坐下来，问起她的身世。原来，这小女孩叫吴希英，她记不得自己的爹妈，只知道爷爷活的时候是湖州乡里的花农，后来不知怎的欠了阮伯轩家的钱，便到阮家做了花匠。爷爷死后，自己便留在阮家抵债。

吴希英惹人怜爱的瘦小脸蛋上，生着一张娇小的嘴，端正高隆的鼻子上，有一双黑而透亮的眼睛。她总是胆小而怯懦的看着所有的人，就像一只刚经过暴风雨的小麻雀。

秋瑾说：“不要难过，以后，你尽管来教室里上课好了。”

小女孩惊疑地点了点头。

吴希英上课很用功，而且很勤快，讲堂的里里外外都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秋瑾还送给她铅笔和练习本，这使吴希英十分高兴。

然而，这一作法又使得别的许多人大为不满。一天上课，那个嗙声嗙气的学生跑到秋瑾跟前，说：“我妈说，以后不准吴希英陪我上学了。还说丫头和主人平起平坐，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规矩。”

秋瑾气愤地回到教员室，不想一进门，一个教古文的教员冷笑着说：“嘿，吴希英这次可钓上了金龟，找到了有钱有势的干妈妈了。”秋瑾一下又跑了出来，她不愿跟这些人理论。身后，是一串阴阳怪气的笑声。

阮伯轩知道此事后，认为机会到了，便鼓动一些教员和学生家长来反对秋瑾，认为秋瑾“不男不女，助婢抗主，有违礼教，不能为人师表。”并且要求徐寄尘辞退秋瑾。

可是好几天过去了，徐寄尘并未辞退秋瑾，阮伯轩于是亲自来见徐寄尘，“徐校长，这秋瑾，不从妇道，行为奇异，说不定乃是从日本回来的激进党，浔溪女校怎能容留这种人。”他见徐寄尘只是默默坐着，便拍着桌子威胁：“我是校董，徐校长，你不听我之言，这女学可就难办了。”

正当阮伯轩跟徐寄尘拍桌子时，徐小淑悄悄跑了出来，把此事告诉秋瑾，秋瑾一听，这几日的气全上

来了，她立刻跑到徐寄尘的屋子。

阮伯轩一见秋瑾怒气冲冲的样子，急忙陪上笑脸。

秋瑾冲着阮伯轩喊道：“你有话，找我好了，别找软的欺负。”

“哪里，哪里。我只是和徐校长谈谈公务。这浔溪小地，偏僻之极，像您这样的留洋学生岂不埋没了。”阮伯轩皮笑肉不笑地说。

“哼，”秋瑾转过身，对着在一旁落泪的徐寄尘说：“自华，你太懦弱了，我们女子要想争口气，就得同他们斗。”

秋瑾又转过身，对阮伯轩说：“阮董事，请你放心，我不会在你这里久待的。”

只见徐寄尘也“霍”地站起来，说：“只要我当一天校长，就决不退秋先生。阮董事，你请回吧。”

阮伯轩哼了一声，悻悻地出门走了。两个女子，却抱在一起，落下泪来。

过了半晌，秋瑾缓缓地说：“寄尘，你不必担心，我已准备去上海。”

“啊？”徐寄尘一愣，“璇卿，我不怕，这点小事，我并不怕。我只是因为无人理解我们而难过。你，你干吗要走？”

“上海的陶先生已经来信，请我过去，我也想了多日。准备去办一份报纸，去宣传，我们需要被人理

解，我们的姐妹需要站在一起。这样的世界，应该被打破了。”

“璇卿……”徐寄尘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20世纪初的上海，到处一片喧嚣吵闹。外国巡捕趾高气扬，来回地在街上踱着步，许多穿着袍子马褂，留着长辫的行人头也不抬，只是匆忙地走着。时而，一些鼻上架着蓝片子金丝脚眼镜的时髦男女，在街上肆无忌惮的忽然大声说笑，惹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过来去，然后便是几声低低的抱怨，仍然低头去做自己的事，路旁的店铺里，传出留声机靡靡之音。

时至深秋，街头到处飘扬着“秋季大减价”的布招。那些暗灰的店铺墙壁上，七歪八扭的贴着各式的标语、广告，随着夜色加重，路灯也亮了起来。几处商店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着，就像黑天里游动的鬼眼。秋瑾正坐在一辆亨斯美的双人马车上，旁边是睁着好奇眼睛的吴希英，为了不让她在阮家受苦，秋瑾在离开浔溪时，便把她赎了出来，带到上海，她要让她学文化，学技术，去做一个自立的人。

为了《中国女报》的创办，她已经在上海奔波了好几天。有蔡元培的安排，她们住在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十分安全。现在她感觉很累，很想赶快回去睡一觉。整整一天，她写了几十份创刊启事，上百份招股书，分别投送到湖南、江苏、北京以及上海各地的

女子学校，希望能为《中国女报》提供款项。启事在《中外日报》上已刊出了，现在她能做的，就是等待。

一连十多天过去，招股书却如同一只石子落进深潭，毫无回音。

又是几天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秋瑾有些着急。

不料有一天，吴希英兴冲冲拿着一封信，跑进门就喊，“秋先生，快，快，招股书有回信了。”

秋瑾很兴奋，忙接过信，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大红的请柬，上面写道：

恭请鉴湖女侠秋瑾女士于丙午年九月九日驾上海望平街廉南湖寓宅畅叙

盟姊 吴芝瑛谨启

原来是芝瑛姊，这昔日的好友，竟然也到了上海，秋瑾激动得跳了起来，她搂着吴希英在屋里又蹦又跳。

“九月九日，不就是明天吗？”秋瑾高兴地想着，一晃都两年多了，芝瑛姊，芝瑛姊我们又要见面了。

第二天一清早，秋瑾对着镜子换好衣裳，她打上领结，穿上西服上衣，玄色裤子，又找来那双小号男式皮鞋，隽爽明秀，俨然一个英俊男子，她对吴希英嘱咐了几句，便叫了辆马车，朝城南的望平街去了。

吴芝瑛跟她的丈夫住在一幢中型的老式洋房里，院子很大，小洋楼座落在院子后面，秋瑾的马车从甬道驶入。院里垂杨夹道，虽时至重阳，但花木繁茂，

小池、假山、亭子、草地，颇有草木扶疏之胜。

车到楼前时，吴芝瑛已站在台阶上了。她忽然站住了，惊讶得看着来人。

“你？……”

秋瑾茫然看了一下自己，恍然大悟，“大姊，你不认识小妹了。”

“璇卿，”吴芝瑛又惊又喜，“你，你怎么这身打扮，倒把我给唬住了。”

两人不觉拉住手笑了起来。

客厅里摆着精致的西式家具，只是墙上的画卷，都是些古画精品，透出一派书卷气，也点缀着主人的名士风度。

俩人牵着手进来坐下，有一个女仆献上茶水。只听吴芝瑛说：“我听说你早就回了国，可也不知到了哪里，原来却都在这上海。”

“大姊，你怎么也到了上海？”秋瑾反问道。

“唉，南湖办的报馆为了扩大影响，去年初迁到上海，于是就在这里住下了。”吴芝瑛忽然接着问，“璇卿，听说你要办报纸，不知准备怎样了？”

闻听此言，秋瑾不禁又锁上眉头。“准备都差不多，现在就是缺少资金，没有办法出版。我原想靠女界投股，只是现在没有一人投股。”

“别着急，既然到了上海，我替你想办法。”说

着，吴芝瑛让女仆到里屋拿出一个布包，交给秋瑾，说：“璇卿，这是我的一点积蓄，你先用着，过两天，我替你找一些上层的名流，或许能让她们投股。”

“大姊，”秋瑾紧紧抱住吴芝瑛，“谢谢你，大姊。”看着这位每次都在关键时候帮助自己的大姊，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正当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的时候，吴芝瑛的小女儿小夷跑了进来，细声细气地说：“妈妈，秋姑姑，饭好了，快到便厅里用饭吧！”

午饭很丰盛，因为廉南湖不在家，就只有她们俩带着小夷进餐。吴芝瑛不断地给秋瑾进酒，秋瑾也毫不推辞。在日本时，忧虑国事，秋瑾就曾屡屡豪饮，现在也颇有酒量。酒过数巡，秋瑾面颊有些发红，她霍地立起来，拱着手说：“大姊，今日我们难得沪上相见，席上有酒有菜，只是缺少歌舞，小妹给你舞刀助兴吧！”说着，她从腰间拔出那把闪闪发亮的倭刀，离开桌子，舞了起来。

秋瑾矫健的身躯，在刀影中腾跃旋转，忽而疾速，忽而悠缓。吴芝瑛向女儿努努嘴，小夷机灵地跳到风琴前，奏起了雄壮激昂的乐曲。秋瑾越舞兴致越高，伴着琴声，唱起了自己新编的《勉女权歌》。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若安作国俦，
恢复江山劳素手。

……

直到夜幕降临，秋瑾方从吴芝瑛的家里出来。街上行人已经稀少，马车轻快地往前跑着，她今天很高兴，不仅见了离别数月的大姊，而且女报出版也有了眉目，这怎能不让她兴奋。整整一个下午，她们两人促膝而谈。秋瑾把在日本的一切都告诉了吴芝瑛，从三合会到同盟会，吴芝瑛激动得不得了，高兴地说：“璇卿啊，璇卿，以前是我教导你，现在，看来是该你教导我的时候了。”想着想着，秋瑾不禁又唱起歌来。“吾辈爱自由……”

车夫一听见秋瑾唱起歌来，就把鞭子往空中一甩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那马儿也跑得更欢了。在快到租界的时候，马车突然“嘎”的一声停住了，秋瑾忙问出了什么事，只听那车夫抱怨道：“哪儿有的规矩。洋人的马车为什么就不能超？”原来，在上海的街道上，中国人的马车不得超过在前面行驶的洋人的马车，只见在秋瑾所坐马车的前方，一辆四轮马车

正悠哉悠哉地走着。他们只能跟在其后，秋瑾气愤地挥一下拳头，“有朝一日，一定要让你们滚出中国去。”

马车刚要进入租界的大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忽然在秋瑾眼前一闪。

只见那人背着一包硕大的行李，正同号房的老头苦苦说着什么。

寄尘。秋瑾一眼便看出那人是徐寄尘。

“停车。”秋瑾喊道。车还没稳，她已跳了下来。“自华。”那人猛得转身，“啊？竟雄。”徐寄尘喜出望外，“可算找到你了。”

“你，你怎么来上海了？”秋瑾一脸疑惑。

“我从报上……”徐寄尘刚要说下去，秋瑾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哽咽道：“别说了，我知道了。”徐寄尘也忍不住把秋瑾搂在怀里。

一直站在旁边的号房老头这时悄悄地溜回了房里。

自从秋瑾离开南浔后，徐寄尘便一直打听秋瑾的消息。当她看到秋瑾要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的消息时，便毅然辞去了浔溪女校的校长之职，而且把自己在丈夫家的那份田产卖掉，总共筹了两千元钱来到上海。

秋瑾领着徐寄尘回到屋里时，吴希英也吃了一惊。她笑着说：“没想到秋先生出去做了一天客，又领回一个客人来。”

秋瑾和吴希英又是给徐寄尘倒水，又是给她张罗饭，倒使徐寄尘有些不自在。

吴希英问：“徐校长，小淑她现在怎样了？”

“哎，对了，你来了，小淑怎么办？”秋瑾也问起来。

徐寄尘笑着对吴希英说：“死丫头，就别校长校长的叫啦，我早就辞啦。小淑现在跟我母亲在一起，我准备在这儿安顿下以后，再把她接过来。”

“那倒不错。寄尘，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我们一起来办女报。”秋瑾恳切地看着徐寄尘。

“我们一起办。”徐寄尘高兴的答应着。

有了吴芝瑛的1000元和徐寄尘带来的2000块钱，秋瑾很快便在北四川路厚德里租了一间大屋子，她又托廉南湖购了一套旧的印报机，并让他们安装好。准备好这些，就只差把所有的稿件都整理来付梓印刷了。

这天上午，秋瑾和徐寄尘一直钻在屋里又写又画。秋瑾拟好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正要拿去给设计版面的徐寄尘。忽然响起一阵轻脆的敲门声。吴希英从旁边赶忙跑过去。门开了，进来两个身穿玄色长衫的男子，头上戴着黑色的丝制礼帽，帽沿压得很低，遮住了半个脸面。

“两位找谁？”秋瑾问道。

来人相视一笑，脱下礼帽。

“啊？成章，伯平！”秋瑾惊喜地喊了起来，“你们俩怎么来的？”

“坐车来的。”陶成章笑着说。

屋里的人都笑了起来，秋瑾连忙把徐寄尘和吴希英跟他们介绍了一下。

秋瑾说：“现在我还没有收到同盟会的消息，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起义。锡麟去了安徽，我准备在这里办一份女报，把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也发动起来，一起恢复中华。”

“我们也是冲这来的。”陈伯平说：“我们一回国，就找了蔡元培先生，是他介绍了你的情况。我这次来就是要和你一起办女报的。”

“那可真是太好了。”秋瑾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正缺人手。”

“墨峰现在是无路可走，他可是跑到你这来混饭吃。”陶成章这样一说，大家又都笑了起来。

“伯平，你来看看这个。”秋瑾说着拿出了刚才写好的女报发刊词，陈伯平接过来，只见上面写道：“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即无是非，无闻见……然则曷一念我中国之暗何如？我中国之前途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之前途危险更何如？”

看到这里，陈伯平竟不住念了起来，别人也静静坐下来听。只听他念到“……予乃奔走呼号於我同胞诸姐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准则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非报纸而何？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之声息于朝夕……以速进而大光明之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

“好啊，好啊。”陶成章在一旁拍手叫好。徐寄尘也高兴得露出笑容。

经过他们商议，因为陶成章要回杭州，便让陈伯平任编辑，徐寄尘任校对，秋瑾负责发行和总务，加紧出版第一期女报。

快到旧历年底的时候，《中国女报》出了第一期，这天已是腊月初一，天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这雪花落到地上时就全化了，满街道都是泥一样的雪水，只有在背阳的地方，雪才积在那里，一块一块的。街上行人零零落落，而路旁高挂“玉液春”牌子的茶楼里却热气腾腾，楼上楼下坐满了客人，有喝茶的，有嗑瓜子的，有饮酒猜拳的，也有闲聊天的。楼上的一角，几个涂脂抹粉的女子正咿咿呀呀地唱着。时不时，几个喝酒的人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高喊一声“好！”

秋瑾和吴希英抱了一捆《中国女报》，在街上散卖。然而却很少有人问津，大多数人只是夹紧衣服匆匆地走，也不知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她们来到玉液春的楼下。

“秋姐，你在这儿歇会儿，我上楼去卖。”吴希英说道。

“我们一起上去。”秋瑾说。

“不，楼上你去不方便，让我去。”吴希英说着已奔了上去，秋瑾只好站在门口。

“新出版的《中国女报》。三十文一份，谁要看啊！”吴希英一边上楼一边嚷开了。

一个穿皮袍的男客，拿出三十文钱，买了一份。

“《中国女报》买咧，女报！”

一个戴眼镜穿着马褂的老头子也买了一份。

吴希英转了一圈，见没有别人要买，便下楼去了。

那位穿皮袍的男客，一面嗑瓜子，一面漫不经心地打开报纸。他以为这是上海滩上常见的那种风月小报，只想找出几条耸人听闻的奸淫凶杀的消息。可是翻了半天，一条这样新闻没有，只见上面全是什么“革命”啦，“光复”啦，就生气地把报纸揉成一团，嘴里咕哝着：“胡闹，白花我三十个子儿。”接着便哼着小曲下楼去了。

那个邻桌的老头子翻开报纸，见上面大字印着：

中国女报发刊辞

秋瑾%

他不满意地摇摇头，用舌头舔着手指，又翻到第二版，上面也印着黑字大标题：敬告姊妹们

秋瑾

老头儿低低念一遍题目，喝一口茶，扶好眼镜，又干咳了两声，在那念了起来：“我最亲爱的诸位姊妹们，我虽是个没有大学问的人，却是个最热心去爱国、爱同胞的人。”他从眼镜上面看了看周围的人，见邻桌几位都看着他，便接着读下去：“如今中国不是说有四万万同胞吗？……我们的两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地活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

“这是什么话？”老头子停了一下又念道“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得紧紧的……”

两个唱小曲的姑娘已停了下来，一边擦着胡琴，一边仔细地听。

老头儿越读越觉得不对劲儿，最后将报纸扔到桌子上，拍着报纸说：“上当，上当。这是煽动女人造

反的文章。女人也要平等平权，到社会上工作，这简直是母鸡啼鸣了。”

老头儿一转身，看见两个卖唱的姑娘正看着他，便冲着嚷道：“你们看什么？这是洪水猛兽，你们切不可胡乱相信。”说着便急急付了茶资，揣上报纸下楼去了，边走边嘀咕：“这种报纸，不禁还了得？”

玉液春的茶楼依然是一片热气腾腾，茶客们依然喝茶，聊天，听小曲儿……

窗外的雪花依然飘着，天地间灰蒙蒙的一片，远处的山隐隐约约，只是一抹灰色的暗影。雪很大，地上已经厚厚的一层，看不见田里的庄稼。马车在雪地上“哧哧”地奔着，已经快到绍兴了。离家越近，秋瑾越感到难过。

正当她忙碌着准备第二期《中国女报》时，母亲病亡的噩耗忽然给她迎头一击，弟弟秋宗章的电报很简单：母亡速归。她已不记得有多少日子没有见到母亲。去年刚回国时，她到和畅堂去看了一次她。家道的中落，使母亲也不得不亲自去料理繁琐的家务，那时，母亲就已日渐苍老，一干活就拼命地咳。为了安慰老人，那次，她特意到绍兴照了张大相片，放在老人的床头。没想到，不到一年，母亲竟匆匆去了。秋瑾望着马车外面纷纷的雪花，泪水默默地顺着脸颊落下来。

秋瑾到家时，已近傍晚。雪已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院子里很静，地上没有雪，好像刚被扫过。

她冲进堂屋。正中是母亲的灵位，有三柱香在燃着，屋里很暗没有人。秋瑾扔掉手中的箱子，“扑通”一身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多少年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受难的同胞、姊妹，她只身一人，离家出外，一直怀念母亲却不及回家探望一次，到现在，竟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过了一会儿，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 闺瑾(秋瑾小名) !”“ 大姊 !”“ 大姊 !”。

门外的人一见到跪在地上的秋瑾，便都喊了起来。

秋宗章和秋闰把秋瑾扶了起来，让她在一旁坐下。秋誉章也过来坐了下来。

“ 回来就好，给母亲烧点纸，焚柱香，也算尽点孝道 。”秋誉章缓缓地说。

“ 母亲已经下葬了，今天是七日，我们都到坟上去了。没想到你就到了 。”宗章在一旁说。闰在一旁看着大姊，没有说话，她已嫁到湖南一个举人家里，是在母亲病危时赶回来的。

“ 母亲临走时，一直念叨你…… ”宗章又说。

秋誉章一下打断了他，“ 别说这些了 ，快给你大姊打点水洗脸，准备点吃的 。”宗章看了秋瑾一眼出

去了。秋誉章又对秋瑾说：“ 闺瑾，你也不必难过，明天到坟上看看，祭奠祭奠，也算母亲养我们一场。”

“ 嗯 。” 秋瑾哽咽着答应。

第二天，秋瑾到母亲坟上祭了一回，自然又大哭一场。

第三天，拜望了一些乡邻，他们都是母亲出殡时帮过忙的。

秋瑾又在家守了三天丧。等到第七天头上，秋瑾告诉秋誉章，“ 大哥，母亲刚歿，小妹本当灵前尽孝，只是现在女报事急。吾等已出第一期，若无第二期，大事可就难成。我准备……准备明天就回上海去 。”

过了好大一会儿，秋誉章平静的说：“ 既然这样你就去吧，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现在就让宗章照应就行。过些日子，我也要回北京，闺 也得回去，你既事急，先走也无妨 。”

听到这里，秋瑾又忍不住流下泪来。但是，她确实是不能再拖了。

到第八天，秋瑾便匆匆地返回上海去了。

吴芝瑛的家里今天晚上灯火通明。她邀请了十多位贵妇小姐来吃饭。一来给刚奔丧回来的秋瑾接风，二来主要想让这些太太小姐们投股，准备出版《中国女报》的第二期。

秋瑾到的时候，众女客已经坐满一屋子，她们看

到秋瑾一身男装，都惊讶不已，但却未敢对此妄加评论。

“没想到秋女士竟是这样女中豪杰，只身去日本，回来又办女报，我们可真是自愧弗如啊！”一个穿旗袍的女子怪声怪气地说道。

“哪里，哪里，”秋瑾陪着笑说：“不是我厉害，只是众位不愿做这些罢了。”

“哎，秋女士，听说您已出了一期报，可我怎么还没看到呀？”一个戴着金丝镜的小姐说道。

“不忙，不忙，”秋瑾说，“众位贵人事多，想来没有机会见到报纸，今天我带来一些，大家可慢慢瞧瞧。”

说着，她让吴希英去车里捧来一摞报纸。于是众人熙熙攘攘每人拿了一份，坐下哗哗地翻起来。

这时，吴芝瑛走了进来。她笑着对大家说：“诸位太太小姐，菜已好了，请各位入席吧！”

于是，一帮人随手扔下报纸，三三两两起来，一步三摇的向饭厅走去。

桌上饭菜很丰盛，鸡鸭鱼肉样样都有。吴芝瑛还特意拿出一瓶绍兴老酒，说道：“这可是我们家乡特产，是璇卿特意从老家带过来的。”

“哎哟，那我可得尝尝。”“不行，不行。我是什么酒也不能喝的。”“哟，这怕什么，你老公不会

说你的。”一帮人叽叽喳喳，吴芝瑛忙着倒酒、布菜。

酒过三巡，吴芝瑛站起来，又举起了酒杯，“诸位，我们今天一聚，主要是庆祝《中国女报》创刊，这可是我们中华女界之大事。诸位觉得报纸怎么样？”

“好。”“不错。”“以后我们女人也有报了。”

“可不是吗？”众人又是议论纷纷。

“来来来，大家为《中国女报》干一杯。”

喝完酒刚坐下，一位小姐忽然说：“报是不错，只是印刷纸张太粗糙了。这样恐怕不好销售吧？”

“吕小姐所言极是。”说着秋瑾站了起来，“因为刚刚开始，资金很少，很难办得更好。”停了一下，秋瑾又说：“这次请大家，确实还有一事相求。”

那些女宾们都互相看了看，只听秋瑾接着说道：“眼下正准备出第二期，但确实没有资金，我希望诸位能慷慨投上一股，也算我女界之大幸。”

闻听此言，有几位赶快放下筷子，用手巾沾沾嘴，看看别人怎样表示。

金丝眼镜咳了一下说：“璇卿，这事好办，既然女报缺钱，我们理应投股，况且，要是以后经营得好，我们也好分红啊。但是，要投股，也得回去商量商量。要是现在应了，回去掌柜的不给钱，岂不让姊妹们笑话了。”

“是啊，是啊，等回去商量一下，一会儿给你送

来。”众人又是一片议论。

酒席一直吃到晚上10点钟才散，可是等到最终，却没有一个人认股，等最后一个客人也上了马车，吴芝瑛不好意思地对秋瑾说：“真没想到，她们竟这么吝啬。璇卿，你不要急，我们慢慢想办法。”

“没关系，大姊，我看她们倒不是没钱，而是害怕，怕女报连累了她们。我刚才瞧见她们读报纸时的样子，一个个都惊恐地睁大了眼。唉，中国的女子，什么时候才能被惊醒啊？”秋瑾悲叹着，抬起头。

天空中黑漆漆的一片，看不见云彩，也没有星星。

光绪三十二年(1906)腊月二十，大清国各处的人们都已在张罗着过年。湖南王黻丞的家里更不必说。所有的下人都在院里忙来忙去。刷洗大门，清理花园，悬挂灯笼……一个个都不亦乐乎，王黻丞在院里转了两圈，乐滋滋的回到上房，坐在桌边操起了水烟袋。

正在这时，一个丫头跑了进来，“老爷，少夫人回来了。”

王黻丞一愣，还没有明白过来，问：“哪个少夫人？”

“就是四少爷家的秋夫人啊！”丫头答道。

啊，她怎么回来了。王黻丞很是吃惊，子芳不是说她前年闹着去了日本，扔下两个孩子不管，近些日

子好像又在上海办什么报，她怎么回来了？

“快，快去接进来。”王黻丞暗暗猜想。八成是在外面呆不下去了。女人嘛！就是这样，又有孩子，她就能扔下他们不管。嗯，这次回来，不能让她再走了。

这时，只见秋瑾拎着一个皮箱，后面跟着一个男仆，朝堂上走来。王黻丞连忙迎了出来。

秋瑾穿了一身淡蓝对襟小袄，玄色布鞋，头发在后面挽了一个髻，她看见王黻丞出来，忙深深作了一个万福，说道：“公爹在上，不孝贱媳给您施礼了。”

“你起来吧。”王黻丞一本正经，他让秋瑾起来，自己又回去在太师椅上坐了。秋瑾站在一旁低着头并不说话。

“你回来作甚啊！”王黻丞装做不高兴，低低地问道。

“贱媳在外求学多日，凄苦不堪，再想我那一双儿女无人照管，年关逼近，贱媳就此回家，也好在二老面前尽孝。”秋瑾答道。

“子芳说你去了日本，你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回来？”王黻丞又问。

秋瑾刚要说话，只见外面奔进来两个小孩，一进来便朝秋瑾冲了过来，哭着喊道：“妈妈，妈妈。”

秋瑾看到自己的一双儿女，把他们紧紧搂在怀里，

三个人哭成一团。

王黻函见到这样，便吩咐道：“你去拜见一下你母亲和各位哥哥嫂子。”说着便走了出去。

秋瑾这两天回家以后，只是在房中和两个孩子嬉戏，教他们唱歌、写字。王黻丞看了以后很高兴，心里想，这回看来是要安心住下去了。他派人给秋瑾送来1000块钱，让她给自己添些过年的衣服。秋瑾很高兴，这次回来，主要是想弄些钱走，好接着回去办女报。于是她又告诉王黻丞，说家母新丧，自己必须置些礼物送过去才是，王黻丞一想，秋母下世之时，子芳不在家中，未去奔丧已是失礼，现在秋瑾已然回来，不能再不作表示，于是又一下拿出2000元，让秋瑾找人去绍兴为其母修坟祭扫。秋瑾把这3000元好好收起，暗自高兴。那天徐寄尘教她回婆家诱款，没想到此举竟十分顺利，现在得找机会回上海了，女报已不能再耽搁。回湖南的时候，她听陶成章说刘道一几个已在准备湖南的起义，到那时，我们女界不能没有表示，想到这里，秋瑾又非常着急。

腊月二十三的下午，一个丫头跑进屋对秋瑾说：“少夫人，今晚镇东头唱戏，你去不去看？”

“今天唱什么戏？”秋瑾问。

“今儿灶王爷上天，镇上可是请了长沙有名的戏班子来演呢。”丫环答道。

秋瑾暗想，这岂不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吩咐道：“你去叫阿金准备好车子，晚上我和大家一起去。哎，对了，别人谁还去？”

“大奶奶和二奶奶。三奶奶说她胃疼，不去了。”

“噢，行了，你去吧。”秋瑾吩咐道。

丫环答应着出去了。

腊月的湘潭街道已显示出过年的热闹，十三总的街上，各家各户、店铺、茶馆，都挑起了红灯，照着酒楼里冒出的热气，使人倍觉舒心。街面上还有各种卖干果、烟卷的小摊贩，把果品盘子挂在脖子上，四处吆喝。街的东头搭起一个戏台，底下是一片空地，四周布满了卖小吃的贩子，空地中间已支了不少的桌椅，这都是给有钱人家准备的，戏台上的灯把底下照得透亮，戏还未开演，一群小孩子在戏台的角上追着，打着，一片吵闹。

秋瑾今天换了件新的裘皮大衣，将换好的3000元银票装好，跟几位嫂子一起出来看戏。为了不让王黻丞疑心，她把两个孩子也带在身边。

戏演得很好，舞台底下一片叫好声。可秋瑾在那儿却如坐针毡，她不能再等下去，再等就没有机会了。等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秋瑾跟两位嫂子说头昏，要先回去。可两个孩子却还要看戏，秋瑾就让他们跟着婶婶们一起看戏，自己让阿金赶车，先回去了。

车到半道，秋瑾突然说：“阿金，快走，朝湘潭那边赶去。”阿金是从上海跟秋瑾回来的，他也知道秋瑾今天晚上已准备要走，便将车转过来，狠抽几鞭子，马撒开腿向北直奔而去。

秋瑾赶回上海的时候已是大年初一，然而这并未影响她的工作。她很快找来陈伯平，与徐寄尘一起赶紧设计《中国女报》第二期。这时，徐寄尘的妹妹徐小淑也来到了上海，她给报纸做校对。到正月二十日，第二期女报出版。然而很快，办报经费又成为一大难题，报纸卖出去的非常有限，但为了扩大宣传，秋瑾最后只好将报纸免费送发，但至于下期女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这天，陈伯平突然对秋瑾说：“竞雄，眼看报社无法经营，我想用现在还有的几百块钱造些炸药。听说湖南已准备起义，我看过些日子，咱们也该跟伯荪联系联系。在这里整日闲呆着还不如去做点实际的事。”

“那，好吧。”秋瑾也无可奈何，她现在确实无计可施。面对黑得如夜一样的现实，《女报》社像一根火柴。要让那些沉睡的人醒来，只有用炸药、用血。

很快，陈伯平买来一些原料，在报纸的阁楼上试制起炸药来。秋瑾和吴希英也去帮忙。每到紧张的时候，吴希英就搬出一张小凳，坐到报社门口晒太阳、纳鞋底或同邻居聊天，暗地里留神弄堂里外的动静。

半个月过去了，阁楼的墙角已堆了十多个小罐，里面装满了造好的炸药。

一天上午，秋瑾轻轻推开阁楼小门，只见陈伯平正在桌子那边紧张地做着，他听秋瑾进来，连头也没回就喊道：“别过来，这儿危险。”只见陈伯平正把白色的硝酸钾往碳末里对，他一边轻轻搅，一边说：“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明火药，可到头来造炸药还得从洋鬼子那儿学，这样露天来拌，太危险了。”

秋瑾给陈伯平倒了一杯水，放到桌上。就坐在后面看。过了一会儿，陈伯平终于将药兑好，他松了一口气，一转身，不小心把秋瑾刚才给他晾的水打翻下来，水一下流到桌子下边的硫酸里，只听劈劈啪啪地炸了起来，陈伯平赶忙把桌上的炸药卷到一边，可还是有不少洒到硫酸上，就听“嘣”的一声，屋脚里便着起火来，陈伯平被烧的一脸鲜血。

秋瑾一见，连忙把身后一张油布拿过来，扔到火上，把火盖灭，自己又去拉陈伯平。一不小心，手上沾了流出来的硫酸，也给烧伤了。

邻居们看到那报馆楼上浓烟弥漫，便惊慌失措嚷道：“起火了，起火了。”同时都拿着脸盆跑去舀水。街脚的两个巡捕听到动静，也急忙赶了过来。

秋瑾忍住剧痛，果断地命令道：“希英，快把罐子移到别屋里去！墨峰(陈伯平字)，你从后门去医院，

在这儿太危险。”

等巡捕上楼时，屋里就剩下秋瑾和吴希英，吴希英正给秋瑾手上抹着药。

“怎么回事？”领头的巡捕粗声粗气问。

“做饭不小心，着了火。”秋瑾连忙陪笑道。

“那怎么有爆炸声？”另一个巡捕问。

吴希英抢着说：“那炉子一下翻了，就把墙角过年时剩的炮竹给烧着了。”说着指了指墙角。

那领头的巡捕将信将疑，他在那儿看了看，又闻了闻，说：“怎么有股味儿。”

“噢，是药水味儿，我刚在手臂上抹的，气味不好，二位请到楼下坐吧？”秋瑾仍陪着笑说。

巡捕仍不放心，翻箱倒柜地搜起来，一个巡捕正想走开，突然发现柜子底下有一个黑色小罐子，便捧了出来，正要打开，吴希英赶忙跑上去，盖住罐口，说：“巡捕老爷，这是我刚腌的臭豆腐，打开就不好了，您要尝的话，我给您拿两罐做好了。”说着，吴希英从巡捕手里拿过罐子，到窗外又捧进来两个一样的罐子，只是上面贴着“绍兴徐恒大腐乳”的贴子。吴希英说：“巡捕老爷要不嫌弃，就请拿回去尝个鲜。这可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呢！”

两个巡捕互相看了看，便每人掂了一罐豆腐乳出去了。

等看着两个巡捕下楼了，秋瑾猛地冲过来，抱住吴希英说：“刚才可真把我吓坏了，要是他打开那罐子，我们可真完了。”

秋瑾的伤很严重，这几天手上一直缠着绷带呆在屋里。徐寄坐在爱国女校谋了个教师的缺，就带着妹妹过去了。陈伯平住进了医院。只有吴希英陪在她身边。

午后，秋瑾看了会儿书，觉得无甚趣味，便躺到床上准备睡觉。这时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门“吱”的一声开了，吴希英带进来两个男子。

“伯荪。”秋瑾一下便从床上坐了起来。

“竞雄，”徐锡麟赶忙走了上来，“听说你受了伤，就躺着吧。”

“没事，没事，”她看着徐锡麟身后的来人问，“这位是……？”

“噢，我倒忘了，他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江洋大盗’王金发。”徐锡麟笑着说。只见那人穿一身上衫，眉目清秀，冲秋瑾一笑，颇有几分儒生气质。

“他就是王金发？平阳党的首领？”秋瑾说。

来人点了点头，双手一抱腕，“久仰秋女士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

“哪里，我听街巷传言，王金发狮头豹眼，虎背熊腰，乃平阳第一大匪。没想到今日见面，竟是如此

英俊倜傥。”秋瑾笑着答道。

只听王金发说：“我也早听别人谈及，以为秋女士三头六臂，可不曾想，竟乃一病态女子啊。”

满屋的人都笑了起来。原来，同盟会决定在湖南、江西的萍乡、浏阳、醴陵组织武装起义。徐锡麟这次来，准备让秋瑾回绍兴，主持浙江方面起义，到时湖南起义一开始，徐锡麟从安徽，秋瑾从浙江响应，以便共举大事。

“可是，我到绍兴怎么与别人联系呢？”秋瑾疑虑地问。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徐锡麟笑道：“我从日本回来后，就在绍兴办了大通军事学堂，现在这学堂正缺人主持，你到绍兴后，就以此为活动地点，联络起义。”

“那可太好了。”秋瑾兴奋地道。

“那样，你的女报可是不能再办了。”

“没关系，如果起义成功，我再去办新的报纸，中国的事，关键还是在于要变啊。”

徐锡麟和王金发看着秋瑾，点了点头。

六、主持学堂暗欲改换乾坤

大通学堂全名“大通师范学堂”，创立于1905年九月。当时光复会成立，为了开展革命活动，急需筹借经费。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康从上海回到绍兴，提议用抢劫钱庄的办法筹款，得到徐锡麟赞同。于是徐锡麟向绍兴富商、光复会长许仲卿借得一笔款子，以学堂需进行军事训练为借口，请准绍兴府熊起潘，领得公文，派人从上海买来一批枪支、弹药，寄存于徐锡麟执教的兴府学堂，随后徐锡麟亲往嵊县，让竺绍康选派20名身强力壮青年前来培训。为了安置这批青年，并为准备以后劫钱庄成功后有藏匿之地，徐锡麟、陈志军等商议设一所学校，乃向绍兴东浦附近大通桥旁大通寺方丈借宅宇数间，作为办学之用。但因徐锡麟之父阻挠而一时未能办成。

正在积极准备之时，陶成章和龚宝铨从嘉兴来到绍兴，陶成章得知徐的劫款计划后极力反对，认为“不能因筹款而损害全局”。陶成章主张“联络浙东会党，招集各地豪杰，都动起来，然后大事可成”。终于说服徐锡麟等人放弃劫钱庄的计划。

由于东浦大通寺无法借到，陶成章与徐锡麟商议，最后在城内借到豫仓的几间空屋，乃将寄在绍兴府学

堂的枪支弹药及竺绍康派来的 20 名青年移到这里，并决定在此开办学校，聚集和训练革命力量。9 月 23 日正式开学，仍以“大通”为名，称“大通师范学堂”。

这大通学堂的学生分普通科与体育专修科两部分，前者设有国文、英文、日文、历史、理化、算术博物、体操等共 14 门课。体育专修科则只学习军事体操和有关的军事知识，不学别的一般科目，原拟广泛招收全省会党人物受训，“不论其为何府何县人，皆可入学”。但后来实际只招收了金华、处州、绍兴三社会党骨干，进行为期半年的军训。徐锡麟、陶成章等拟定规章：凡是大通学堂的学生，一律得加入光复会，毕业以后也仍然受学堂办事员的节制。从此，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革命力量的中心，“遂为葺译英雄聚会之渊藪矣”。

秋瑾在二月初来到绍兴大通学堂，使她高兴的是，哥哥秋誉章也因京城出事而来绍兴府学堂教书。秋誉章给秋瑾找了一个僻静安全的屋子。他听说妹妹要督办大通学堂，很是吃惊，说道：“大通学堂，现在混乱不堪，其中学生多为会党乱匪，经常在城中滋事，知府大人好像已经要查办了。”

“请大哥放心，我这次来绍兴，就是受人之托，来治理大通的，听说现在知府是贵福，他与家父生前

乃同科举子。请他出面帮扶小妹，想必不会有大的困难。”秋瑾说道。

秋誉章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说：“不论怎样，还得请小妹仔细才是。”

“多谢大哥爱惜，我想明天请你一同去拜会贵福，探听一下他的口风，你看怎样？”

“这倒也好，那明天我就跟你去一趟吧。”

与上海的喧闹相比，绍兴城一到晚上便出奇的静。寒天中的星斗明亮地闪着，似乎在察看世间的隐情。秋瑾与吴希英坐在窗前，一盏不亮的油灯照得两个人的脸红红的。秋瑾正在草拟大通学堂招收新生的启事。她得赶快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完，大通学堂的董事竺绍康跟她谈了整整一下午。自从徐锡麟去安庆以后，这大通因无人管教，校内风潮四起，学生互相攻击，有的甚至抡刀舞棍上街争斗。这样很容易走露风声，她必须赶快组织开学，以稳住绍兴的根据地。

这时，吴希英捧来一盏热茶，坐在她的身边。两年之间，吴希英已经出落成一个17岁的大姑娘了。

秋瑾怜爱地望着她：“希英，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危险，你跟着我，怕吗？”

“不，不，秋先生，您做的事全是对的，我早就打定主意，要侍候您一辈子。”吴希英说。

“傻丫头，等以后起义成功了，你也应该学文化、

技术，去和外国的女子一样做工，独立生活。”秋瑾继续说。

吴希英看着秋瑾，忽然落下泪来，“秋先生，是你救了我出来，这辈子，你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我想……”她停了一下，说：“我想把名字改成惠秋，希望以后能跟您一样。”

“好，好。以后你就叫吴惠秋吧，我们就做姐妹，一起来为我们女子的权利工作。”

“嗯，秋……大姐。”

“小妹。”秋瑾也轻轻叫了一声。

窗户上，两人的身影紧紧抱在一起。

第二天二月初二，秋瑾和哥哥秋誉章乘了轿子，一起去绍兴府衙门拜见贵福，贵福听到禀报，亲自出来迎接。

到了客厅落坐，秋瑾侧目望去，只见贵福50岁上下，面白体胖，脸上几道不深的皱纹，笑容可掬。

“两位世侄来到本府，我真是十分高兴，”贵福捋着颌下几根稀稀拉拉的胡须，慢条斯理说道：“可惜寿南兄去的太早，真令人悲叹。往后两位世侄的前程，只管由老夫来关照好了。”

秋誉章连忙欠起身道：“多谢世伯大人。”

贵福转眼望了望秋瑾，见她和秋誉章穿戴一样，长袍马褂，一般男子装饰，便装出惊奇的样子说：

“我早听说你胸怀大志，不同一般旧式女子，还自号为‘竞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居然连穿着也同男子。眼下朝廷实行立宪，推行新政，我们绍兴当然也得有所表示。世侄曾留洋东瀛，见过世面，又乃本地仕宦之后，以后出来为地方上办几件事，恐怕是再好没有的了。”

秋瑾笑了笑，操起细声细气的吴侬软语回道：“多谢世伯夸奖。小侄此番回到乡里，被地方学界同仁推出督办大通学堂，以后还望世伯大人多多指点。”

“噢？”贵福略显吃惊，随即笑道：“很好，很好。只是近来大通学生很不安分，经常闹事，本府也正为此事发愁，既然世侄督办大通，可望将其引上正路啊！”

“世侄也正这样想。”秋瑾赶忙站起身来，向前一拱手说：“小侄正想世伯能够出面，帮小侄治理大通。近日大通即将开学，小侄敢请大人届时光临。不知您是否肯赏光？”

贵福沉吟片刻。秋瑾接着说：“大人如能光临，一则可为小侄撑腰，二则也可杀杀那些顽皮学生的威风以后才能顺利主持大通啊。”

“好吧，既然如此，本府到时一定光临。”贵福干笑着答应了下来。

二月初十，大通学堂在秋瑾主持下正式开学。校

园内外，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各处新生都按时到校听候安排，校园里面松青柏翠，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漆皮剥落的大门也油饰一新。已经改作学校礼堂的“盛德堂”前挂了四盏大红灯笼，朱红的油纸上写着四个金色大字：“开学典礼”。

秋瑾这天起个大早，跟往常一样，先到学校与各位教员会了面，又把整个校园查看一遍，然后才骑上马与学校几名董事，到绍兴府去迎接贵福。

不一会儿工夫，绍兴府里出来三乘大轿，在护兵簇拥下，往大通而去。这三乘轿，一乘是贵福自己的。另外两乘，一个坐的是山阴知县李钟岳，另一个坐的是会稽知县章瑞年。贵福为了不至于自己一个人太尴尬，便又拉了两个知县。秋瑾骑着马在前面引路，后面三顶轿子熙熙攘攘，一路之上，老百姓看热闹的围了不少，也都跟着到了大通学堂。

这帮人一到校门口，三声礼炮，随后由学生组成的西洋军队开始吹奏，一派喜气洋洋。到了礼堂之中，贵福叫人呈上礼物。只见两个士兵拿出一幅对联，上面写道：

竞争世界 雄冠全球\$ \$

秋瑾赶忙吩咐学生即刻贴挂，于是又是一片赞叹之声。

贵福笑着对秋瑾说：“这对联乃我昨日写成，用了你的别号‘竞雄’在卷首，贤侄不嫌弃吧？”

秋瑾装做很吃惊的样子，又把对联读了一遍，感激地说：“侄儿受此宠待，一定不辜负世伯大人之器重。”

典礼仪式开始之后，秋瑾请贵福、李钟岳、章瑞年发表了演说。接着，秋瑾也简单讲了几句。随后，她请贵福、李钟岳、章瑞年三个人在礼堂前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

照完相后，贵福站起来说道：“往后大通学堂短缺什么，尽管向本府说好了。”教员们立刻鼓起掌来，贵福也更加得意。

秋瑾乘机说：“启禀大人，近来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随意进出学堂，扰乱学堂秩序。”贵福沉吟片刻，挥挥手说：“这个好办。明天我命人在学堂门前张贴告示，写上‘学府重地，闲杂人等，非奉府渝，不准入内’，不就成了？”

秋瑾连忙道谢。李钟岳和章瑞年面面相觑，贵福却装做没看见，仍然乐呵呵的。

这天黄昏，贵福等人在大通学堂饮过酒宴，方才回到衙门。刚一下轿，章瑞年就对贵福说：“卑职以为府台大人这样做，似乎太抬举秋瑾了。大通学堂在以前口碑可不太好啊！”

李钟岳也走过来，说：“大人准许大通学堂往后不让闲人出入，岂不短少了官府的监视？”

贵福得意地摇摇头嘻笑自若地说：“秋瑾虽女流之辈，但她留学东洋，在本府本城颇有名气。我们万万不可唐突行事，一定要把她笼络住，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两位只看到‘不准入内’，可也别忘了前头还有一句‘非奉府谕’呀！”说完，他哈哈大笑竟自朝里屋去了。”

督办大通以后，秋瑾终日全力以赴。清晨天还不亮，她就起床，骑马赶到了学校。每当校内号声响起，学生们到操场集合时，秋瑾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接着，操场之上一片沸腾。

各教官整理好不同级的队伍，由秋瑾阅过，然后两分队散开，跑步、对打，卧倒，瞄准……一连三节课后，再整队回到住处。后来有学生回忆说：“当时起床、熄灯、上课、下课都用步号，清越可听。催起号角一鸣，立即把被褥捆好，鞋子一律放在门外，不得在室内穿脱，除星期日外，每天第一课起，三课兵式体操要跑到几里路外大校场去操练。有时晨露未干，青草没胫，教师喊五百、六百米远卧倒，预备放，学生不问马尿牛粪，毫不犹豫卧倒下去，并假想敌人在前，眼亮手准地动作起来。……”除了星期天，每天都进行这样的训练。如遇天雨，就改在食堂里上操，

或在走廊四周跑步。此外，每周一、三、五还有一小时的器械体操：从事单杠、跳马、吊环、跳远等训练。所有的训练中，教员都极为严格，一丝不苟，“譬如开步走走得不好，他就用指挥刀敲你的腿，夜间打行军，你爬不上山，他就把你一推；泅河，你不敢下水，他也把你一推。……”

刻苦认真的训练使学员很快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为起义作了初步的准备。

这天晚上，秋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一推门，突然发现屋里坐着一个彪形大汉。

“伯平。”秋瑾禁不住喊了起来。

陈伯平赶忙迎了过来，说：“竞雄，你每天都回来这么晚吗？”

“哪里，哪里，只是学校事太多，这些学生必须好好训练啊。”秋瑾说着灿然一笑。

两人坐下，秋瑾问道：“伯平，这次有什么消息吗？我听绍康说你病好后去了安庆。”

“嗯，你先看看这个。”说着，他从衣襟的缝里拿出一张白纸条，交给秋瑾。

秋瑾赶忙叫吴希英拿进来一盆清水，她把纸条展开，放到水里，上面显出字迹来：

余定五月廿八日刺恩铭(安徽巡抚)，望从绍兴起义响

应。伯荪只听陈伯平说：“锡麟在安庆已升任安徽学堂会办，很受巡抚恩铭信任，他希望你能尽快组织好浙江方面起义，好同赴大业。”说着他又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纸包，递给秋瑾，说道：“这是关于杭州武备学堂吴斌和新军第二标的蒋尊簋等人联络办法。锡麟希望你尽快安排，好让他知晓。”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打好腹稿。”秋瑾说着从壁橱中取出一幅《苏浙皖三省地图》，铺到桌上，对陈伯平说：“你看，安庆在五月二十八起事，我们浙江也在同时起兵，我想了几天，金华、处州两地会党先动手，杭州衙门听到消息必然会派军渡过钱塘江，攻打金、处两地，这样杭州城就空虚。到那时，绍兴光复军乘虚而入，直取杭州，占领省城。安庆和杭州一到手，清军在东南沿海势力就被切断了。”秋瑾直起腰，充满自信地说：“然后，安庆、杭州两处众力齐攻南京，只要南京一拿下，苏浙皖这三省半壁江山就在光复军手里了。”

“竞雄，你可真是文韬武略。好，就这么定了。希望你能安排好各地起义时间，到时咱们一同去南京，痛饮黄龙府。”陈伯平激动地说，忽而他又问，“如果，如果万一杭州攻不下怎么办？”

“这你放心，我已从大通学堂挑选了一些骨干学生，组成敢死队，正在加紧训练，预备把他们送到杭

州城内。这回你又送来武备学堂和第二标联络办法，我准备亲自找他们，来个里应外合。”秋瑾掠了掠头发，接着说：“万一杭州攻不下来，那绍兴义军仍回绍兴，然后绕道金华、处州和那两支义军汇合，出江西，到安庆，与你们会师，再做下一步打算。”

陈伯平接过话题说：“这样进可攻、退可守，真能如愿，我们多年的志愿可就要实现了。”

秋瑾卷起地图，放进壁橱。这时，一个黑影突然从庭院窜了进来，正在门口的吴希英问了一声：“谁？”秋瑾听了，赶快把陈伯平推进里屋。刚一转身，那人已在敲门。秋瑾开门一看，原来是大通学堂教员蒋纪也是光复会的人，才放了心，问道：“这么晚了，你跑来做什么？”

蒋纪吞吞吐吐：“秋先生，我……我是来向你告假的，我母亲病重，要……要我回去。”

秋瑾很不高兴地说：“这点小事，何以如此？”

蒋纪申辩说：“白天我找你找不着，刚才秋誉章大哥说你在家，我才跑了进来。”

秋瑾不耐烦起来：“蒋先生，你身为大通教员，又是光复会员，应当知道会规、会诫。以后没有命令，不许擅自乱跑。”

蒋纪还想分辩，秋瑾用命令的口气说：“回去吧！告假之事，明日再谈。”

蒋纪悻悻地走了出去。

这时，陈伯平走了出来，问：“这人是谁？”

秋瑾说：“他叫蒋纪，大通教员，本来在兰溪衙门里混事，也有些田产。后来因妻子遭满人糟踏，又输了官司，田产当尽典绝。他一气之下，就加入了光复会。”

“我看他胆小怕事，神色慌张，以后做事，小心点他。”陈伯平说道。

秋瑾说：“没事的，他就是胆子小。可是妻子遭人侮辱，他能不反满？再说眼下正是用人之际，我也不能太冷落他。”

陈伯平见秋瑾这样说，也就不再多说。

秋瑾又把那张图和纸包拿出来，对陈伯平低声说：“你跟我来！”便领他走进卧室。秋瑾顺手将房门关好，又轻手轻脚移开床边一个小柜，用力推了一下油漆斑斑的隔间木板，只听“吱”的一声，眼前出现一个暗洞，陈伯平还在诧异，秋瑾点亮了油灯，这才看清暗洞里放着一个小木梯。他们俩人顺梯子爬下去，进到一间小屋里，屋里只能容下三五个人。秋瑾将地图和纸条放进一个铁匣中锁好，两人又重新爬了出来。秋瑾将隔间木板掩上，把小橱重新放回原处。陈伯平退后一步，左看右看，竟找不出丝毫破绽，便笑着问：“这是自己弄的？”

秋瑾狡黠地笑了：“我和希英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才弄成，外人一个也不知道，重要文件都藏在这里。”

陈伯平看着秋瑾，点了点头：“这回你考虑得可算周到了。”

接着，两人又回到桌旁，研究光复军的军制和领导。等秋瑾把陈伯平送走的时候，东方已经出现鱼肚白色了。塔山上的宝塔屹立在曙光之中，显得宁静庄重，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清晨的湿气之中。秋瑾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心想：该是学生们上操的时间了。

离起义的日子越来越近。秋瑾把学堂的训练交给竺绍康，自己奔杭州城去了。

到了杭州，她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第二天一早，她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按徐锡麟提供的地址，奔杭州武备学堂而来。这武备学堂之中，已经有许多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学堂教官吴斌，是同盟会骨干。秋瑾到了校门口，对门房校役说明来意，校役便进去禀报。秋瑾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有人出来，就索性一个人进了迎面的大厅。刚进门，她一眼就看到正厅上立着的两根红漆柱子上，各挂着一副一丈多长的楹联：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池；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着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楹联字迹苍劲有力，墨饱笔酣。秋瑾不禁看得出神，突然身后一个声音传过来：“秋先生，这副楹联写得怎样啊？”

秋瑾吃了一惊，忙掉转身子，见讲话的人穿着蓝呢军服，黑皮统靴，体格矫健，气宇轩昂。忙说道：“想必阁下就是吴兵统吧？”

吴斌爽朗一笑：“正是。久仰鉴湖女侠大名，今日得见，幸会幸会。”

“这副对联可气度不凡啊？”秋瑾笑着对吴斌说，“表面风平浪静，骨子里可是骤雨暴风。”

吴斌惊道：“何以见得？”

秋瑾笑了笑，说：“浙江本乃吴越之地，越被吴王夫差灭后，越王勾践历经艰辛，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洗净祖宗之辱，报了亡国之仇。这事虽时隔千年，但吴越子孙，可是不曾忘记啊！”

吴斌张嘴大笑：“秋先生果然有眼力，可是最有意思的，还在下联。”

秋瑾又读了一遍，转头问：“这‘九世复仇’作何解释？”

吴斌看看四下无人，便压低声音说：“满人入关，从顺治到如今之光绪，秋先生算算共是多少世啊？”

秋瑾暗自一算，大吃一惊，正是九世。她恍然大

悟，赞道：“谁人如此胆量，竟敢写这样楹联，又挂于这等显眼之地。”

吴斌说：“此乃前任老堂长武元芝先生墨宝，如今新任堂长乃一满人，懵懵懂懂，也不知暗藏着什么意思，便照旧用上了。”

秋瑾意味深长地说：“我这次来，就是要请你这‘修鳞养爪’的蛟龙出海兴风作浪哩！”

吴斌已明白八九成意思，便小声说：“此处不便说话，我们到外头去。”继而又大声嚷道：“走走走，老朋友难得会面，咱们到‘第一泉’去尝尝上等的西湖龙井。”

于是，秋瑾跟着吴斌，出了武备学堂沿街而行。

两人一直来到西湖边上一家酒楼，上得楼来，店小二擦桌抹椅，吴斌顺手从腰里拿出把手枪往桌上一放，吩咐道：“酒菜赶快上，不叫的时候，别过来打扰。”店小二连忙答应：“是是是，这位爷，你只管慢慢用，绝对保证您清静。”吴斌哼了一声，秋瑾在一旁差点乐出声来。

这酒楼正好对着西湖，窗外垂柳依依，湖面之上波光盈盈，几条小船悠悠地荡着，秋瑾一边吃喝，就一边把浙江起义的事告诉吴斌。

“什么时候动手？”吴斌问。

“安庆在五月二十八，我们准备在六月上旬。”

“我们该做什么？”

“等绍兴军攻打杭州时，你可作为内应起义，夺取省城。”

吴斌表面很平静，只是不断用手指敲着桌面。他忽然说：“杭州城里还有没有别的人马？”

“现在城里新军第二标蒋尊簋，是同盟会的。”说着秋瑾从怀里取出一封信，说：“这是我写的亲笔信，你可拿它去与蒋尊簋取得联系，两个共同布置城里兵马。”

“好，这蒋尊簋我认识，杭州这面的事你就交给我们来办好了。”吴斌满口答应，把信接过来揣好。

秋瑾诚恳地看着吴斌，“那，这方面就全交给你了。”

“你就放心好了，只要金、处两地一动，你们随到，我们随时就在城里起义。”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吴斌才把店小二叫过来付了账。两人下楼各自分手而去。

秋瑾来嵊县已经两天，可是平阳党的线索一点儿也没有。傍晚时候，她回到了住的梁山客栈。客栈掌柜端来一盆清水，他瞟了瞟秋瑾拿在手里的纸扇和扇坠，用浙江方言搭讪：“大先生，汰面(洗脸)。”

秋瑾心中烦躁，并未理他，就去洗脸。那老头儿拿起桌上的扇子，摩挲半天，“这玩意儿，像个读书

人用的，大先生，您在这访人，还是寻事啊？”

秋瑾白了他一眼，一把夺过扇子，冲着老头儿说：“往后没唤你，别进屋来！”

老头答应着慢慢退了出去。

秋瑾赶紧对着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男装，看是不是有什么破绽。

第二天一清早，秋瑾爬起来，梳理一番，又往店外走，她必须尽快找到会党，安排起义的事。当她刚要出门时，那老头儿又笑嘻嘻过来，向秋瑾打招呼：“大先生，起这么一大早，要出门么？大先生要是来做买卖办货的，可留神墙上的招牌贴儿，嵯县狗多，早去早回啊！”

老头儿絮絮叨叨，秋瑾没搭理他。走出客栈，她一连转了好几条街巷，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碰见。她把纸扇拿在手里，却根本没有人找她。她在一个墙角，无意看到几张七歪八扭的招牌贴。猛然间，她忽然想起在日本时，冯自由告诉她内地洪门为避免官府注意，没有固定会址，同党人想寻找，就注意招牌贴儿。有一种一律歪贴的招牌贴儿，同指一个方向，你顺着找下去，就能找到会址。

秋瑾急忙搜索墙上所有贴儿，她转了一整条街，发现有几张一律朝南贴，上面一律大红毛边纸上写着黑字：“天行饭馆食宿兼营”。

秋瑾兴奋地沿着招牌贴儿一路向南而行。过了两个街口，在马路左边，露出一个饭馆，秋瑾走过去，只见黑瓦粉墙的门面上挑出一个蓝色旗子，上写“天行饭馆”。

秋瑾正了正帽子，打开扇子一边摇着，一边走进饭馆。

一个年轻的店伙计，肩上搭一条白毛巾，满脸堆笑走上来招呼：“大先生，吃饭？”

秋瑾摇摇头：“不吃。”

“饮酒？”

“不饮。”

“不吃不饮，客人来做什么？”

“来寻师兄。”秋瑾用暗语说道。

店伙计愣了一下，放开喉咙喊道：“雅座在里面，您楼上请……”

秋瑾跟着店伙计上得楼来，走进后面一间小屋。秋瑾的心砰砰直跳。

这时，里屋走出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中年人，打量了一下秋瑾，眼睛盯在她手中的那个扇子上，问：

“何处来？”

秋瑾把白纸扇一合，答：“万里而来。”

“几人来？”

“独来独往。”

“ 来访谁 ？ ”

“ 拜亲访友 。”

那中年人冲秋瑾一笑，低声说：“ 跟我来 ！” 说完，掉转身子起步就走。

秋瑾跟这中年人走出天行饭馆，两人一前一后，相距十几步远，并不说话，他们又转了几个巷口，出了市镇，再越过几条田垅，走进一个绿树成荫的小庄子，在一前装柴门的人家停了下来，中年人在门口喊了一声：“ 有亲戚来了 ！”

屋里出来一个壮汉，望了秋瑾一眼。秋瑾一看便冲上前去，“ 金发大哥 ？”

壮汉一惊，有些生气，竟掉转身子回屋去了。秋瑾连忙跟进屋去，她着急地对大汉说：“ 王大哥，你不认识我了么 ？” 说着便脱下便帽，摘掉假辫。

王金发“ 啊呀 ” 一声，“ 原来是你，鉴湖女侠 。”

“ 好你个江洋大盗，连我也不认识了 。”

“ 岂敢，只是你一身男装，我怎能认出，何况最近官府到处找我，你刚才喊我，吓了我一大跳 。”

秋瑾笑了起来，“ 唉，我这人急性子，总是改不了。”

那中年人看到这里便自己出门回去了。

秋瑾把有关起义的安排告诉了王金发，并讲了有关拟定军制的事，最后她说：“ 绍兴有二三百学生，

杭州有近五百名新军士兵，全浙江有革命党人六七千之多。再加上你们平阳党，还有金华、处州的龙华会弟兄，大约近万人，只要一动，何愁不能成事？”

王金发猛地一拍掌，道：“好啊，我们会党兄弟早就盼着起事，就是没有人来组织，这下可好了。唉，别处的会党你通知得怎样了？”

“就差武义和兰溪了，只是时间太紧，找他们很难啊？”秋瑾说道。

“这样好了，我去找老管事的，他对这一带会党很熟，由他带你去找他们。”说着王金发就挑门帘出去了。

秋瑾等了有一顿饭工夫。王金发带了一个老头子回来了。秋瑾一看，原来那人正是梁山客店的掌柜。

老人看着秋瑾，笑嘻嘻地说：“大先生还算顺利吧？”

秋瑾忙拱手道：“老人家，这几日实在冒犯了！”

“没事，没事，这叫不打不相识。刚才王金发已跟我说了。联络龙华会之事，就由我帮你办好了。”老头儿接着说道：“你们这些革命党，干起事总是说打就打，说停就停，往往东边起来了，西边还不知道，等东边被人打败了，西边才响应，上海、湖南起事就吃了这个大亏，白损失我们千把号兄弟。”

秋瑾心里着急，可是却只能恭敬听着。

老头又说：“这几年，我和你们同盟会的人共过几件事，你们敢拼敢打，叫人佩服。可说来说去不是单枪匹马，暗杀一两个清官，就是只顾联络官府，交结显贵，从官军内部打主意。一句话，看不起泥腿子哥们儿。结果许多老百姓都不知道革命党是干什么的。”

秋瑾听老人家讲得似乎很有道理，便爽快地说：“老人家放心，这回我们一定同心协力，有难同当，有福共享，谁也忘不了谁。”

王金发在一旁有些着急：“老管事，不要说这些了，秋瑾女侠还急着去找龙华会的弟兄呢。”

“那好办！我陪她一起去。”老人看了看又说道：“只是她一个读书人面孔，我们一起走不方便。这样，你先走，我随后跟着，管保误不了事。”

秋瑾于是向王金发告别，随了老头子往外走去。

经过一个月奔波，秋瑾终于将各县会党联系妥当，到丙午年端午节这天，秋瑾回到大通学堂。

她刚到教长室坐下，竺绍康从外面奔了进来。他见没有别人，便压低声音对秋瑾说，“杭州蒋标统派人送来一批新武器。”

“噢，”秋瑾一惊，“现在在哪儿？”

“它们装在永庆戏班的戏箱里。这个戏班子现在正在绍兴城里唱戏，戏子们没地歇，就住在大通教室，这样就把东西送过来了。”竺绍康慢慢地说道。

“这可太好了。带我去看看。”秋瑾说着便站了起来。

竺绍康领秋瑾来到一间不大的教室，开了锁进去，靠四壁放着各式道具，刀枪剑戟，墙上挂着一些戏衣、戏帽。房子中间放了五个不大的箱子。竺绍康走到戏箱旁，戏箱上贴着红纸封条，上写“丙午端午封箱大吉”。竺绍康撕去封条，打开一只箱子，里面装满了枪支。秋瑾拿出一管，检查了一下，重新放进去。惊喜地说道：“好，好，有了这些东西，何事不愁？只是你要将此妥善保管，不可出事。”

“我准备今晚就将它们转移到大通寺去，等起事之日，再拿出来。噢，对了，这几天绍兴城里不知谁贴出画儿，说大通是革命党据点，听说府里已对我们注意了。这几天，我整日都提心吊胆。”竺绍康说道。

“你不用担心，尽快把这些东西转移。我想贵福是不会轻举妄动的。”秋瑾说着，随竺绍康锁了门出来了。

晚上，秋瑾以看戏为由，到城里去了一遭，果然发现在街头几处贴了大通学生要起义的标语，她不禁一惊，莫非真的有人走露了风声，看来以后是真的要小心一点了。

此后的几天里，秋瑾又跟往常一样，早起晚归，监督学生训练。五月初十是星期一，秋瑾一大早就来

到大校场，只见学生摸爬滚打，一丝不苟，秋瑾非常高兴。她对身旁一位教员说：“你看这些学生能打仗吗？”

教员道：“能，绝对能。这些学生大半来自山乡，都能吃苦，爬山、泅水，没有一点儿问题。”

过了一会儿，秋瑾问，“如果让女学生来学习兵操，你看行吗？”

教员摇摇头，苦笑了一声，说：“这很难。那些女学生能来上课已属不易，让她们来上体操，恐怕她们自己就没这个胆量。再说，外面的人听说了，也会……”

秋瑾打断了他：“我试试看吧！中国的女子也应该能吃苦，能打仗才行。”

正当两人说话之际，忽然远远一匹马飞奔而来，等走近了，才看清是大通新来的教员程毅。秋瑾赶忙迎了上去。

程毅跳下马，紧张地跑到秋瑾跟前耳语几句，秋瑾惊叫一声：“有这样的事？快走！”说着，便赶忙牵来马与程毅一起飞驰而去。

原来，程毅从杭州的内线得消息，浙江巡抚张曾扬，接到密报说大通学堂自成立以来，与会党往来频繁，可能是革命党据点，听说最近又搞到一批货物，说不定是武器弹药。于是张曾扬派了一名统带领一标

人马来绍兴责成贵福搜查大通。现在，贵福已领着人马从绍兴府奔大通学堂而来。程毅得到消息，马上叫几个人把新买的几箱子子弹转移走，才到校场来找秋瑾。

秋瑾急匆匆赶回学校，有人来报，贵福已经来了，她定了定神，换上一件白竹布长衫，出去迎接。

贵福今天一脸严肃，看到秋瑾，便说：“秋督办，今天到这里我想陪统带大人来大通参观参观，主要看看新学的样儿，你领我们到处走走吧。”说着一努嘴，身后的士兵呼啦四面散开，守住学堂前门、后门、过道、侧堂，不准任何人出入，大通学堂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一帮教员一个个心惊胆战。

秋瑾若无其事地领着贵福和统带参观了教室、操场，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库房。又在校园转了一圈，到了盛德堂门前，她却绕了过去。贵福见秋瑾不愿进盛德堂，便停住脚，对统带说：“这里也要看看，”说着，一脚已上了盛德堂台阶，又回头冲秋瑾笑了笑。

秋瑾显得有点慌乱，说：“世伯大人，前次开学典礼就在这里举行，世伯大人已经看过了。”

贵福收起笑容，两眼紧盯秋瑾：“上次过于忙乱，不曾看个仔细，这次倒要着实瞧瞧。”

秋瑾犹豫了一下，叫人打开了锁。贵福迈脚进去，一帮人也都呼啦一拥而入，只见盛德堂内窗明几净，十分清洁，四周空荡荡并无一物。贵福抬头望去，大

厅正中的金漆长匾写着“盛德堂”三个字，下面供着孔子的牌位，两边挂着一幅对联，正是他上次亲自书写送给大通学堂的，此时挂在孔子牌位两侧，贵福不禁红起脸来。

秋瑾忙低下头，装作不好意思，“世伯大人这副对联，小侄十分喜欢。如今擅自移到孔子神位两侧，意思是要学生朝夕记住世伯大人垂训，方才因为怕您知道，故不敢开门。”说着秋瑾又后退一步，垂首作出甘受训斥之态。

贵福不知是乐是愧，喃喃道：“放在先师牌位之侧，太僭越规矩了，愚伯不敢，不敢啊。”他心里盘算，难道秋瑾刚才失态，真的与此有关？

出了盛德堂，贵福试探问道：“我听说你经常带学生到大校场练兵操、练实弹，不知用的什么枪啊？”

秋瑾哈哈大笑，毫不介意地说：“我们大通学堂自有真刀真枪，训练器械也一应俱全。世伯大人，是否让小侄带您到枪械库去一看？”

“噢？”贵福不禁一惊，忙道：“还有弹药库？快去看看。”

秋瑾不慌不忙，领贵福一千人来到东厢一间小屋，她掏出钥匙，打开铁锁，贵福等人都随她进去，屋里收拾得也颇为干净，一个墙角里堆着两桶火药，散发出阵阵霉味，靠墙一排，有二十来根老毛瑟枪，

上面沾满湿泥土，像是刚从靶场拿回一样。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徐锡麟奉绍兴府批准买办的。贵福见此，也不多说，忽然问：“靠这些俄国造的破枪，只怕不好应付演习吧？”

秋瑾摆出一付好大喜功的样子，乐滋滋地说道：“世伯大人，眼下全绍兴府怕还没有第二所学堂有我这样的设备哩！”

贵福低着头，假装沉思什么，又显出同情的样子，说：“我看，这等设备也太寒酸了。不如由绍兴府再给学堂买些枪支弹药，你看如何？”

统带在一旁略显吃惊，秋瑾却态度平淡，说：“多谢世伯大人美意，只是近来绍兴城里传言大通有革命党，世伯这样做，不是让侄儿更是有口难辩吗？”

“哪里，哪里，本府哪有不支持新学之理，枪支嘛，可以由你们自行保管，至于子弹……”说到这里，贵福停下来捋着胡子，看了一眼秋瑾，说：“我看，暂且寄存本府，随用随拨。”

“可以。”秋瑾仍然淡淡回答一句。

贵福见秋瑾毫无高兴之意，也不再多说什么。这时，一个教员到秋瑾面前耳语几句，秋瑾赶忙上前说：“世伯大人，统带大人，两位垂临辛苦，我已在盛德堂备下薄酒一杯，请两位大人赏光。”

贵福听了，点点头。他看再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便神态自若地跟着秋瑾来到盛德堂。于是觥杯交错，一直到午后，贵福与统带才带着三分醉意领一千人回府衙去了。

官府对绍兴大通学堂的注意使秋瑾更加感觉到起义的紧迫性，已经不能拖下去了。她向学校告了几天假，独自一人把从绍兴到杭州的沿途状况作了详细记录，她必须再绘一幅详尽的进攻路线图，在杭州她雇了辆马车，沿着杭州城里里外外转了几圈，直到把所有哨岗摸清标明，做完这些的时候，她感觉到浑身一股热血在奔腾，有说不出的激动。再有几天，这杭州城里的旗子就要变成异样的颜色。她在街上走，脚步迈得很大，这时候她想狂跑，想大叫，但是她又不能。她想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周围所有人，那个吹糖人的老头儿，卖水果的小伙，还有在路边擦皮鞋的小孩……所有这些勤劳善良的人们：你们就要成为新时代的人了！想到这里，她不禁唱起歌来，是那首《勉女权歌》，但这里没有人知道，她的行为只惹得几个走路的人用惊恐的眼看着她。他们一定想，这是谁家的女子，没有一点妇道规矩。

正当秋瑾暗自高兴，匆匆赶回客栈的时候，身后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璇卿。”秋瑾一愣，这里怎么会有人知道我，莫非……，不可能。她一边走，一边偷偷回头看，只见后面奔来一个穿月白长衫的女子，

“寄尘！”秋瑾又惊又喜，她扭转身，徐寄尘已追了上来，两人亲昵地抱到一起。

“寄尘，你怎么会到杭州呢？”秋瑾大惑不解地问，“你不是在上海吗？”

“我是路过。在上海我听说母亲重病，就回去照看，现在好些了，我准备回去，路过杭州，我想顺便到灵隐寺买些碑贴字画，不曾想，就碰见你了。”徐寄尘也变得喜出望外，说：“璇卿，你现在做什么呢？我只听芝瑛大姐说你回了绍兴，你到底做些啥啊？”

“在大通学堂教书。”

“教书？”徐寄尘将信将疑。

秋瑾笑了笑，说：“教书是假，革命是真，走到我下榻的客栈去，我们好好聊聊。”

“嗯。”徐寄尘答应着，两人已迈步往前走去。

第二天一早，两人携手出游，去登西湖之畔的凤凰山。时值仲春，风暖草香，从高山之上鸟瞰而下，只见西子湖水波光涟漪，轻舟如叶，周围群峰迭翠，林木葱笼，远处苏堤、白堤就如同玉的带子，漂浮在水中一般。秋瑾在山巅把看到的杭州城厢、街道、路径等绘入军事地图之中。

在下山途中，两人来到岳飞的墓祠，秋瑾瞻顾多时，不忍离去。过一会儿，秋瑾悲叹道：“寄尘，你还记得张煌言的诗么，‘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

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徐寄尘见秋瑾依恋不舍的情状，禁不住打趣道：“你是不是希望死后也埋葬在西湖之畔？”

“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那可是福份太大了呵！”秋瑾无限感慨地回答。

“如果你死在我之前，我一定把你葬在这里，但如果我先死，你也能把我葬在这里吗？”徐寄尘又问。

秋瑾笑着答道：“这就得看我们谁先能得到这个便宜了！”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徐寄尘忽然从身后拿出一个小包，捧到秋瑾面前：“璇卿，我马上要回上海去，我知道你就要起事，我也不能帮你做什么，这三十两黄金，是我的一点积蓄，你拿着它对起事有用处的。”

“这，这怎么行。”秋瑾感到很突然。

“你就拿着吧，这是我卖首饰的钱，反正我以后也不戴那些劳什子东西，你就用这些钱买些武器医药，起义会用得着的。”徐寄尘深情地看着秋瑾说。

秋瑾只觉得喉咙好像被什么堵住了，接着一股热泪涌了上来：“谢谢你，寄尘姊，所有的光复军兄弟都会记住你的。”

秋瑾把自己头上的一对翠钗摘下来，用帕子包了，捧给徐寄尘，说：“大姊，你收着这个吧！这次起事，

我已准备全力以赴。到时倘若万一有变，你就以此作个纪念吧。”徐寄尘拉住秋瑾的手，两人依偎着坐在武穆祠前，西斜的阳光照着苍翠的山坡，给一切涂上一层金黄。一直到傍晚时候，两人才洒泪而别。秋瑾即时作了一首诗，送给徐寄尘，以志其情。其诗曰：

莽莽河山破碎时，天涯回首岂堪思，
填胸万斛汪洋泪，不到伤心总不垂。
此别深愁再见难，临歧握手嘱加餐！
从今莫把罗衣浣，留取行行别泪看。

从杭州回来，秋瑾很快与大通的几位教员确定了光复军的军制，并把已经制好的军制徽记、暗号分头包好。随时准备叫人送到各处会党，以便即刻起事。

这些会党成员被编为十六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这首七绝诗为标记，从“黄”字到“使”字16个字，代表16个等级，“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等人担任，“祸”字为“协领”，由秋瑾担任，“源”字为“分统”，由平阳党首领王金发、龙华会首领张恭等人担任……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在戒指中嵌入表示自己职衔的那个字，或嵌入英文字母A、B、C、D...等代替之。为了指挥方便，秋瑾又把

这十六级力量改编成八个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代表，总称“光复军”，每个军都设置包括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十六个军职，规定以白底黑色“汉”字为军旗，以黄色小三角形，内书黑色“复汉”两字，并盖上图章作为顺旗。对于号服、头布、肩章、胸带等的具体形式，秋瑾也作了详细规定。

秋瑾看着桌上的十六封纸袋，一种成功的喜悦在她心头跳动。今天已是5月16日，按照原定的起事日子，只有13天了，这些起义命令应该马上送出去了。

夜已经很深，外面一片寂静，秋瑾推开门来到院里，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月亮很圆，挂在广漠的天空，天边有几颗星星明亮地闪着，透过树影，地上洒着一片斑驳的亮光。秋瑾轻舒双臂，练了一趟武术，感到十分惬意，刚才抄写军制的疲劳一扫而光，住在偏屋的吴希英听到院里有响声，便披着衣服走了出来。见秋瑾背着手正在玉兰树下出神，便轻轻喊道：“大姐。”

秋瑾转过脸，招手唤她过去，两个人并排坐在玉兰树旁的石几上。吴希英轻声问道：“大姐，你这几日夜夜筹划，我们真的能把满贼的天下拿下来吗？”

“能。”秋瑾抚摸着吴希英的手说：“最近我读了一篇孙中山的文章，他说民主共和乃今日世界之大势，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吴希英昂头问道：“那朝廷推倒，天下又是什么样子？”

秋瑾搂着吴希英，喃喃地说道：“到那个时候，天下是我们汉、满、蒙、回、藏五族人共同的天下，官吏是我们众人选出的公仆，读书的可以安心读书，做生意的可以安心做生意，种田的可以安心种田。到处有学堂，有工厂，还有火车和轮船。四海之内无处不丰裕，四万万同胞无人不富足。我们女子，也跟男人一样做工、生活……”

秋瑾说着，眼睛静静望着天空，她也在想，到起义胜利的时候，天下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大姊，起义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吴希英又问。

“你呀？就跟着我，我给你一枚戒指，把密室中的那些资料保存好，万一起义失利，你就把它们毁掉。”

“嗯。”吴希英高兴地答应着。

第二天一早，秋瑾到大通学堂把事先组织的“敢死队”找来，让他们30个人化装溜进杭州城，与武备学堂和第二标新军取得联系，准备内应。接着，她又分别找来一些诚实可靠之人，把起义的军制样式和

具体时间传达到各处。最后一个找来的是蒋纪，因为兰溪现在还没有人去。秋瑾问道：“蒋先生，您是兰溪人吧？”

“不，我是金华人，但从小在兰溪长大。”

“我打算派你到兰溪去，帮会党办些事，勾通我们与兰溪的联系，你看怎么样？”

“行，行。”蒋纪满口答应，但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办什么事呢？”

秋瑾拿出一个纸袋，交给蒋纪：“你把这个带好，务必交给双龙会的首领周华昌。蒋先生你既入了光复会，就要为国报仇，现在起义在即，希望你辛苦一点啊！”“真的要起义了？”蒋纪问道。秋瑾没有回答。他又连忙说：“秋先生请放心，我收拾一下马上去，你放心就是了。”蒋纪说着就出门去了。

秋瑾做完这一切，长长吁了口气，坐到椅子上，现在她能做的，就是等待。

七、大事不成甘留万古英魂

徐锡麟现在是安徽巡警处的会办。他已联系好安庆的两标新军，只等5月28日起事。这天上午，他正在屋里谋划怎样在学堂毕业典礼上刺杀恩铭，忽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抬头一看，见来了一个人，是抚台衙门的马弁，马弁走上前来，向徐锡麟一弯腰，报告说：“徐会办，恩大帅请会办即刻就去。”

徐锡麟问：“有什么事？”

马弁擦了擦额上的汗珠，说：“只说有要紧事商谈，别的小人一概不知。”

徐锡麟换上衣服，跟着马弁就出去了。

安徽抚台衙门议事厅里已经坐满了文武官员，厅上四盏红漆灯笼点得通明透亮。恩铭两侧坐着藩司冯煦、臬司毓朗、文巡捕陆永颐、武巡捕车德文和衙门里的幕僚顾松。徐锡麟走进去向恩铭行过礼，小心翼翼地拣个座位坐下。

恩铭叫人拿过一份两江总督端方发来的电报递给徐锡麟，说：“徐会办，革命党准备造反了，你知道不知道？”

徐锡麟暗自吃了一惊，说：“有这等事？”双手捧过电报阅看，只见上面列了一些浙江、安徽光复会

起义军头领的名单，第一个就是他本人，第二个是秋瑾。所幸用的是密码代号，暂时还不会被发觉。徐锡麟额上已沁出汗珠，他摆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说：“这还了得，人还不少哩！”说完便恭敬地将电报呈还给恩铭。

恩铭扫了众人一眼，问道：“电报说，其首要分子已潜入我安徽境内，诸位有何主张？”

武巡捕车德文粗声粗气地说：“请大帅下令，全城戒严，挨家挨户搜查，有与名单姓名相同者，立即拿下。”

文巡捕陆文颐摇摇头，拱手说：“车大人言之差矣。这名单分明不是真实名姓。例如第一名“黄”，第二名“祸”，显然是一种代号，难道将全城姓黄姓何的都拿下不成？”

徐锡麟点点头，说：“陆大人言之有理，这是革命党常用的办法，大帅切不可打草惊蛇。依我看，大帅就将名单交给职道(徐自称)，职道我立刻派人寻查，一定弄个水落石出。”

恩铭沉吟半晌，将名单交给徐锡麟，嘱咐道：“锡麟，最近外间有人说你的闲话，我知道你是俞廉三大人的内侄，所以不信那些。”

徐锡麟一听此言忙大声道：“大帅明鉴。”

恩铭哼了一声，继续说：“这次你务必将此事查

明，也好有个交待。嗯，对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筹备怎样了。”

“回禀大帅，一切已经安排妥当。”

“那好，5月28日有德国公使要来。这毕业典礼就提前两天吧，改在明天，5月26。你看怎样？”

徐锡麟赶紧说：“是，职道遵命。在下这就回去张罗，届时请大帅与各位大人早早光临。”他表面镇定，但心里却已焦急不安。毕业典礼提前，意味起义时间也要提前，这可怎么办呢？

徐锡麟回到学堂，立刻找到马宗汉和陈伯平，告诉他们刚才发生之事。陈伯平一听也急了，“可是我们通知浙江的时间是5月28啊。如果我们明天一动，那浙江的清兵岂不已经有所准备了。”

马宗汉攥紧拳头：“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叛徒！”

“看来恩铭早就有提防了。”徐锡麟说。

“那能不能推迟起义日期？我们本来就够仓促的。”陈伯平问道。

徐锡麟站起身，沉着地来回走着，最后摇摇头说：“不行，眼下形势紧迫，如果延期起义，若叛徒供出了真实姓名，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不论怎样，明天毕业典礼时，一定起事。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他忽然显得很激动，“法国革命经过八十多年才大功

告成，其间不知失败多少次，流过多少血。我们几个初创革命，也要有这个准备。我这次就是预备流血的，也许还要粉身碎骨。宗汉，伯平，你们……”

陈伯平和马宗汉紧闭嘴唇，双眉紧锁，默默地站在那里。

“你们去分头通知一下几个重要学生干部，其余的学生，等明天吧，愿意跟我们起义的更好，不愿意的可以退出，决不勉强。成事在人啊！”徐锡麟说完，马宗汉和陈伯平两人互相默默看了一眼，就匆匆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安徽巡警学堂的礼堂里张灯结彩，学生们穿着干净整齐的制服，等待毕业典礼的开始。

上午八点，徐锡麟身穿一套蓝呢军服，脚踏皮统靴，腰带上挂了两支手枪，站在学堂门口，等候恩铭到来。

快九点的时候，一队清兵簇拥着七八乘轿子走了过来，徐锡麟把恩铭、毓朗、陆文颐等一干人先迎到客厅，慢悠悠用完茶，然后才走进礼堂。

典礼由陈伯平主持，他见人已到齐，便大喊一声：“毕业典礼开始！”只听礼堂之中鼓乐齐鸣，全体学生起立，朝台口鞠躬，恩铭也抬身答礼。

先由巡抚致词，再是恩铭故作斯文地作了一通新政与武备关系的阐述。最后他对所有学生提出勉励，

为大清帝国效忠。

最后由徐锡麟训话。他走上前，向下巡视一周，说道：“同学们，我们苦学苦练，目的在于拯救国家，拯救民族，并非只为个人功名富贵，我希望诸位同学毕业以后能时时不忘‘救国救民’这四个字……”

台下一片掌声，徐锡麟接着说：“我自从来到学堂任职，和诸位朝夕相处，相互感情很融洽，内心感到莫大的安慰。但是因为到职时间太短，很少与诸位有畅谈之机。今天，诸位即将离校而去，我希望在此时有所行动，望诸位同学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能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无愧轩辕的黄帝子孙。”

有敏感的学生已觉吃惊，不知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但大部分仍木然地坐在那里，并不为这些客套之话所动。

徐锡麟讲完，向陈伯平给了一个眼色，便快步向前，双手捧出学生名册，对恩铭说：“请大帅点名。”

恩铭正要伸手去接，徐锡麟忽地把手一缩，大声道：“报告大帅，今天有革命党起事！”

陈伯平和台下的马宗汉听到这句话，都从腰里拿出武器。

恩铭大吃一惊：“徐会办哪来的消息？”话音未落，陈伯平一枚炸弹已扔到恩铭脚下。徐锡麟也已撤身离开，可是炸弹并未爆炸。

恩铭一下子脸色铁青，台上官员也慌作一团。徐锡麟忙过去扶住恩铭，说：“大帅不用怕，这个革命党待职道亲自将他擒住。”说完，从腰间拔出了手枪。

徐锡麟后退两步，大声喊道，“革命党就是我徐锡麟。”说着，对准恩铭连发三枪。恩铭“啊哟”一声栽倒在地，两腿不住抽搐。这时陈伯平马宗汉也冲了上来，对准恩铭补放几枪。

刹那间，礼堂内是一片大乱，他们三人追着官员放起枪来。顾松和陆永颐都被打死，车德文也被打伤。趁别人不注意，毓朗和冯煦指挥几个亲随忙将恩铭背着跑出了大门。

徐锡麟还要追，猛然想起最重要一件事，他冲上讲台，扶正眼镜，对底下一片大乱的学生喊道：“同学们，救国救民的时候到了，大家跟我革命去！”可是大部分人已逃散了，只有二三十人跟着徐锡麟聚集过来。徐锡麟发出口令：“立正、向左转，去占领弹药库，跑步走……”一帮人在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个人带领下向火药库冲去。

而在府衙，逃走的毓朗立刻纠集了几百名清兵，朝他们包围而去……

秋瑾这天化装成一个客商模样，来到钱塘江的东渡口。她来打听杭州城里的消息。

她走到一个卖茶水的摊子跟前，停了下来，一边

喝茶，一边摇着白纸扇。这时，旁边过来一个脚夫，问道：“先生，有行李吗？”

“行李就来，有地方歇脚吗？”秋瑾问道。

“有，先生。”

那脚夫带秋瑾来到一个小棚下，把担子一扔，向周围几个人一使眼色，那些人便溜出去，在小棚附近放风。

秋瑾低声说：“绍兴把日子订在六月初十，你们都知道了吗？”

那人道：“都通知了。前三天杭州有光复兵过江，打听是去武义的。金华、处州那边，这几天没有派人来联络，我看风势不对。”

秋瑾一惊：“赶快派人打听！今天是5月30，按计划安庆和金华都应起事三日，怎么会没有动静。你格外留神，好好看着杭州的动静。”

忽然外面一个人大声说话：“快，快躲开点道儿，那边官老爷来了。”

只见芦棚前十几个清兵拥着一顶大轿过去了。轿里的人揭开轿帘往外看着。

秋瑾一惊，那不是贵福吗？他怎么去杭州城里了。不行，我得赶快回大通学堂。秋瑾匆匆向那人叮嘱了两句，就出来往绍兴赶。

刚到大通学堂门口，从北面风尘仆仆赶来一人。

是龙华会的吕熊祥。秋瑾很焦急，见吕熊祥过来，忙问道，“出什么事了。”

“唉，”吕熊祥长叹一声，“武义来不及起事，县里狗官已经听得谣传，从杭州请来了救兵。督办员遭难了，还糟蹋了不少我们的兄弟和百姓。”

“怎么会这样？”秋瑾问道。

吕熊祥说：“光复军定于5月28起义的消息被龙华会的聂李唐泄漏了，很快全城的人知道了！纷纷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当铺典当，又大量购买和贮藏干粮、食盐，结果弄得武义县当铺倒闭，食盐卖光，狗知县觉得不对头，便从杭州请兵，逮捕了聂李唐，从他口里供出了刘耀勋。很快刘统领就被抓住杀了。”

秋瑾狠狠地把手一挥，“走！”两人一同来到秋瑾书房，两人还未坐稳，程毅拿着一张报纸，气急败坏地跑了过来。

他把报纸往秋瑾手里一塞，说道：“安徽完了...”

吕熊祥问：“你说什么？”

秋瑾急忙打开报纸，只见上面赫然印着：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被擒。

原来，徐锡麟几十人在奔向武器库的途中，被清兵阻截，因寡不敌众，陈伯平、马宗汉被枪杀，徐锡麟被擒后，送安徽府衙，也于当日处决。

读完报，秋瑾慢慢垂下手，报纸掉到地上，她木

然地倒在椅子上。

一切都如同在梦里，秋瑾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要凝滞了，吕熊祥和程毅怔怔地坐在那里，望着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顿了半晌，秋瑾缓缓站起来，吕熊祥和程毅也跟着站了起来，秋瑾说道：“安徽失利，现在只有我们浙江了。既然武义事败，只要金华、兰溪不出差错，就能稳住局面，你们赶紧去找竺绍康和王金发，让他们尽快起事。”

“那我们大通怎么办？”程毅问道。

秋瑾摆摆手，说：“我们现在不到一百名学生，只有等金华一带形成声势，我们才能起事，你们先去吧？让我再好好想想。”

程毅和吕熊祥悄悄走了出去。

秋瑾默默地在书房里坐了一下午，傍晚的时候，她回到兄嫂的住处。一家几口人围在一起吃晚饭，秋誉章见妹妹一脸愁云，也不便说什么，饭桌上沉默了好久，秋瑾突然开口说：“大哥，我看你们还是近日赶快搬到萧山舅舅家去住吧？”

秋誉章先是一愣，但马上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颤声说道：“闺瑾，你们当真要……？”

秋瑾平静地点了点头，说：“现在形势很严峻，绍兴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我看你们还是带孩子避一避吧？”

秋誉章有些着急：“闰瑾，这，这可是要杀头的啊！”

“哥哥，你不必难过。”秋瑾仍缓缓地说：“光复之事，势在必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你，你就不用说了。”

秋瑾说完，放下碗筷，急步回后面自己的屋里去了。

这天晚上，她与吴希英一起把重要的光复军文件都烧了。秋瑾知道，绍兴的起义迫在眉睫。

太阳又渐渐落下去了，天空的云彩被染得血红。屋子里已昏暗下来，一整天，秋瑾都在学堂里等着。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一点儿消息也没有。

快要掌灯的时候，门外奔进一个人，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其人是周戈天，大通学堂的学生，是秋瑾派去杭州的敢死队队员。

秋瑾赶忙给他捧过来一杯水，急切地问，“杭州有什么情况？”

周戈天一把抓过水杯，一口气喝了，仍喘着气道：“金华、兰溪出了事，有人已报告省府，说大通学堂是革命党据点。巡抚张曾扬已派新军第一标来绍兴了。”

“有这等事。”秋瑾大吃一惊。怪不得贵福那天去了杭州，看来绍兴府里有人告了密。“那金华、兰溪又怎么啦？”

“金华徐买儿受土豪陷害，已被抓进监牢，弟兄们去劫牢，又漏了风，金华的机关已经破了。还有，兰溪也出了事。”

“兰溪我不是派蒋纪去了吗？”

“坏就坏在这个蒋纪身上！前几天，他忽把兰溪的会堂兄弟召在一起，说刚运来二百支快枪，寄放到一所学校中，让大家赶快集合二百人去取枪支，马上起事，接应金华，还说是你的命令。”

秋瑾气愤地捶了一下桌子，“蒋纪怎么会这样？”

“弟兄们急匆匆赶去取枪，可蒋纪却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结果惊动了官府，抓去不少人！”周戈天仍在说着。

“行了，你赶快去召集校内的学生，我有事要说。”秋瑾吩咐着，穿上制服，把手枪和倭刀都带在身上。

很快工夫，学生和教员都聚集在盛德堂中。秋瑾奔上台子，大声说道：“诸位先生、同学们，我大通学堂，从一开始即以光复中华为己任，现在浙江四处事起，我大通不能袖手以待。诸位如有驱除满奴之志者，请留下共守大通，若以为大通将累及其功名者，请速离去，现在巡抚已发兵至绍兴而来，诸位同学，我们光复之事，就在今日，请各位火速收拾武器，整装待命。”

秋瑾说完，底下一片骚乱，一部分人已经悄悄溜

出盛德堂而去。最后剩下十几位教员和五十多名学生，这些人都是光复会成员。秋瑾派周戈天带领学生连夜去大通寺取回武器，自己与几位教员一起，仍在盛德堂中商议。最后议定，明日若有兵来，即时起义。

六月初四上午，秋瑾与一帮教员正在盛德堂中议事，忽然，程毅从外面奔了进来。见到秋瑾，急切地说：“嵊县前些日子也暴露了，蒋纪是叛徒，把兰溪的兄弟出卖了，现在王金发一点线索也找不到。当下绍兴府孤力无援，我看现在还是赶紧退吧？刚才在路上，听说李益智带新军第一标已经到了绍兴府衙，整个街上人都跑光了。”

秋瑾一言不发，过了半晌，说道：“要退你们退，我不走。我们平时口口声声献身革命，到现在却临阵退逃。我们那么多弟兄都无辜牺牲，我已经作好准备，跟他们拼了。”

程毅苦笑了一声，说：“秋先生，我们不是临阵退逃，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现在明知不能成功，却要孤注一掷，这，这是没有价值的牺牲。”

秋瑾沉默不语。

这时，门外几个学生跑了进来，报告说清军已经朝学堂这边过来了。

突然，门外闯进来一个戴斗笠的老渔翁。那人一进来便扔掉斗笠，脱了蓑衣。

“啊，金发大哥！”秋瑾喊了起来，“你的队伍呢？”

王金发看着秋瑾，长叹一口气，说：“我们那里出事以后，安庆和金华，起义都败了，我不能让弟兄们等官府来抓，兄弟们已经上伏虎山了。”

秋瑾一阵心酸，她说：“那，你现在又来这儿做什么？”

“张曾扬不会放过你的，我特意来接你去伏虎山，我们从长再作计议。”王金发急切地看着秋瑾。

“接我？”秋瑾摆摆手说：“不，我不走！”

王金发着急地说：“读书人，别老做傻事，该打就打，该跑就跑。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往后有的是报仇的日子。”

秋瑾低下头，一言不发。

程毅也说：“你就听王大哥的话吧！”

秋瑾抬起头，恳切地说：“我不是说过了吗？自从锡麟兄遇难以后，我已经下定决心了。革命总是要流血的，没有鲜血，挽救不了民族的危亡。今天，我们女子参加了革命，却还没有流过血，那就从我秋瑾开始吧！”

秋瑾说完很快从身后桌子里拿出一本花名册，交给王金发说：“这是浙江光复会会员名单，万万不能遗失。日后请你转交上海蔡元培先生或陶成章先生。”

王金发接过名册，望着秋瑾没有说话。秋瑾又恢

复急促的语调：“事不宜迟，你赶快从后门离开这儿吧？”

王金发深深地看了一眼秋瑾，长叹一声，猛地转身，抓起斗笠、蓑衣匆匆往后门走去。

秋瑾对程毅说：“你也去吧！”

“不，这时刻我倒不能走了，我要和你在一起！”程毅坚毅地说道。

“那好。”秋瑾猛地一拍桌子，“整理队伍，攻打知府衙门！”

贵福早在六月初三就接到巡抚张曾扬的密电，说安徽有乱党闹事，系与本省大通学堂一党，省里已派兵前往，望其切勿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六月初四巳时，新军第一标由李益智率领来到绍兴，见了贵福。两人一合计，认为事不宜迟，即刻发兵前往大通，这队兵马从街上一过，街上老百姓就知道要出事，没事的赶紧躲回家里，做买卖的很快就收了摊，但也有一些街痞无赖，追着看热闹，心里寻思，真要一出事，或许能拣些便宜。

清兵刚到大通门口，就见从门里冲出十几名学生，手里都拿着枪，这些清兵不等李标统下令，便哗哩啪啦放起枪来，几个学生应声倒下，另几个学生见势不妙，急忙退回去，把大门关上。

这时秋瑾带着几十人拿着武器，刚好赶到门口。

一个学生喊道：“秋先生，清兵太多，你还是从后门坐船离开吧！”

“不，”秋瑾说：“诸位听我的，守住前门，不要给清兵占便宜！”

学生从门洞里往外放枪，几个清兵倒了下去，别的不敢向前，李益智从后面把刀一挥，“饭桶，攻门，打开大门！”于是几个清兵从后面找来一根木头，狠命向大门撞。

只听“咚—咚—”两声，门一下被撞开，后面清兵一拥而入，双方在盛德堂前的空地上扭打起来。程毅被枪打中胳膊，倒在地上，一群清兵蜂拥而上，将其缚住。

这时，四个清兵把秋瑾围在中间。秋瑾向周围一看，学生大都被围住。她坦然地将手枪往地上一扔，四个清兵就要往上冲，秋瑾忽然一转身，大喊一声“别过来”。四个清兵又都愣住不敢动。李益智和贵福从门里走了进来，李益智说：“还不快将主犯秋瑾拿下。”四个清兵又一拥而上，把秋瑾胳膊反绑起来，推着就往外走，秋瑾转身瞪了一眼推自己的清兵，又轻蔑地看了一眼旁边的贵福和李益智，昂首朝门外走去。

天黑的时候，秋瑾被带到大堂之上。一上台阶，她就看见被缚在殿柱上的程毅，他已被打得遍体鳞伤。

两人的目光互相注视了一会儿，都没说话。

贵福看了看秋瑾，又对程毅说：“招了吧？顽抗是没用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个通洋务的人，只要招了，本府决不会亏待你，嗯？”

程毅冷冷地笑了一声，扭过脸去。

“看刑！”贵福把手一挥，坐到堂上。

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从炭炉中夹起一根烧得通红的大铁链，噹啷一声扔在程毅脚前。

秋瑾本能地闭上眼，但又立刻睁开，深情地望着程毅。

贵福见程毅木然地一动不动，便转过脸问秋瑾：“你就是秋瑾吗？”

“哼，怎么，不认得我了吗？”秋瑾轻蔑地答道。

贵福接着说：“你勾结匪党，密谋叛乱之事，本府已经查有实据，你要一一从实招供，若有半句谎言狡赖，那程毅可就是榜样！”

秋瑾冷冷看着贵福，不吭一声。

贵福想发作，却又忍住了，说：“本府念你是个女流，所以不忍马上用刑，你别不识好歹。”

“我倒要问问你，大通学堂的学生并没有犯罪，你为何光天化日之下，带兵攻打学堂，屠杀学生？！”秋瑾厉声问道。

坐在一旁的章瑞年忙插嘴道：“秋瑾，你也是知

书达理之人，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据本县看来，你大概也是一时糊涂，受了蒙蔽，你只要把革命党内情讲出，府台大人一定法外施恩，从宽发落。”

秋瑾轻蔑地瞪了他一眼。

贵福见硬逼逼不出来，就缓和下来，问道：“秋女士，你与徐锡麟认识吧？”

“曾经认识。”秋瑾答道。

贵福以为打开了缺口，便问道：“那么，你还和哪些人有来往？”

秋瑾高声说道：“绍兴府台贵大人与我交往甚厚，曾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全球”之对联，又与我大通学子共彰。”

贵福被弄得面红耳赤，不知所措，章瑞年解围道：“今天天色已晚，大人就审到这儿吧？”

贵福哼了一声，背转手出去了。秋瑾被带回女牢。

第二天午后，天气很燥热，树上的知了撕心裂肺地喊着，花草都被太阳烤得蔫蔫的，秋瑾被带到衙门的后花园，她头发凌乱，穿着一件月白的布衫。

在花园的亭子里摆了一个方桌，只有山阴知县李钟岳和两个衙役在那儿。

李钟岳见秋瑾来了，便让人在厅石放了一张椅子，让秋瑾坐下后，问：

“你是不是革命党啊？”

秋瑾回答：“是的。”

“你参加革命党干什么？难道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

秋瑾见李钟岳不似贵福那样凶狠残暴，便冷冷说道：“我主张的是男女革命，并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满人入主中原之百年来，在上荒淫无度，在下民不聊生，对洋人姑息纵容，割地赔款，弄得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轩辕子孙，岂能袖手？”

李钟岳见秋瑾这样说，忙转开话题，说：“听说秋女士尚通文理，请你把知道的都写下来吧！”

衙役拿过纸笔。秋瑾提起毛笔，凝思片刻，写下了一个“秋”字后便停下来思索，李钟岳催她快写。于是，秋瑾挥笔写下七个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然后起身向外就走。

李钟岳还想拦住秋瑾，但秋瑾头也不回地往来时的路上走去。李钟岳知道再问也是枉然，便拿起那张纸向贵福交差，叫衙役继续把秋瑾押下去。

夜，漫长的夜，如豆的油灯照着不大一块墙壁，八尺之外便是漠漠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四周静得可怕，这女牢里很久都没有犯人。秋瑾现在一个人坐在墙角的枯草上，身子一动便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她手里拿着一方白绸手绢，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绣着，那针线是她白天跟禁婆婆要的，她好久都没摸过针线了，

手有些笨，但她并不着急，只是一针，一针，认真地绣着，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不去想那些梦一样的往事，她不知道远方的人们是否依然在奔波，她想起了陈天华，想起了徐锡麟，还有孙中山、蔡元培，她不知道孙中山他们是否知道浙皖的失败，她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她只是就这样慢慢绣着，索性什么都不去想。可是，唉，人在一个人的时候，却总是不能不思想，想过去，想将来，也有现在，不知道哥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寄尘、芝瑛大姊，她们现在又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被抓了起来。那天在西湖边上，她还跟徐寄尘开玩笑，而现在看来，她真的是要沾这个便宜了……

正在秋瑾胡思乱想的时候，黑暗处传来一阵脚步声，禁婆咳嗽着走了过来。她唏哩哗啦打开牢门，轻轻说：“秋小姐，有人看你来了！”接着从禁婆身后走进来一个人。

秋瑾抬起头，那人哽咽着走了过来，“希英”，秋瑾轻轻叫了一声。

“大姊……”吴希英越发抽泣得厉害了。

“别难受，别的人怎么样了？”秋瑾问。

“贵福抓走了六个人，其余学生都放了。自从出了这事，绍兴城里翻了天，店铺关了门，家家户户全把鸡鸭宰了，老百姓说革命党要进城，给您报仇。衙

门里贴了安民告示也没用……”

“ 嗯，我家里人呢？”

“ 大哥大嫂都躲开了。姊，你没受苦吧？”

“ 没有，你看。”秋瑾微笑着举起手中的绢帕。

洁白的手绢上，一枝傲骨嶙峋、红艳夺目的梅花，在油灯下显得格外醒目。花的旁边还有一首小诗。

“ 大姊，这是什么诗？”

秋瑾轻轻吟哦起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岭，标格原图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

吴希英看着秋瑾的脸，静静地听着。

忽然，监狱的通道上，一队兵勇打着火把列队过来，一片嘈杂。禁婆大吃一惊，连忙跑了过去。

为首的兵勇嚷道：“带秋瑾，过堂！”

“过堂？现在？”禁婆怔怔望着，一时竟忘了开门。

那兵勇嚷道：“快开门，别啰嗦。”

禁婆抖抖索索开了锁，铁链碰着牢门，发出刺耳的金属碰击声。

一群人拿着火把进来，墙上闪烁着各样的影子，如同鬼魂的舞蹈。

吴希英吓呆了，秋瑾把她拉到身后，说：“别怕。”那兵勇喊道：“秋先生，过堂了。”

“你们先出去，我就来。”秋瑾一动不动，厉声

说道。那几个人怔了一下，退到通道的口上。

秋瑾从容地站起来，安慰希英道：“别哭，这手帕你拿着，愿你就像梅花，经得起风雪，啊？”

秋瑾转过身，拢了拢头发，整整衣服，让禁婆带上铐，向希英和禁婆点头笑了笑，转身从容地走了出去。

一伙兵勇拿着火把，围着秋瑾，簇拥着往外走去。

他们并没有把秋瑾带到公堂，而是在街上拐弯抹脚地走着，夏夜的天空很晴朗，银河明亮地显着。周围死一般的沉寂，火把忽明忽暗地往前走，在风里摇摆不定。急促的脚步声和铁链的碰击声使几条狗惊恐地叫着，走了好长一段路，前面出现一个亭子，秋瑾记得，这是轩亭口，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处死我了！她很气愤，她不惧怕死，可是她不应该在这儿死。这里是处置江洋大盗的地方，难道在那帮清兵的眼里，革命党竟等同于江洋大盗？是啊，革命党又怎么不是江洋大盗呢？他们让清廷恐惧，正如同江洋大盗让那些苛刻的官吏心惊胆战一样。

兵勇把刑场围成一个大圆圈。在圆圈的正北面有一个桌子，桌子后面坐着章瑞年，他披着大红的披风，可能是为了避邪。

一个差役端来一碗酒，送到秋瑾面前，秋瑾平静地摇了摇头，差役看了一眼章瑞年，章瑞年摆摆手，

差役退了下去。

秋瑾冷然看了章瑞年一眼，就掉过头去，神色庄严，凛然不可侵犯。

章瑞年等了一会儿说：“秋瑾，在你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秋瑾转过头，说：“我死无所畏，只是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讲吧？”章瑞年说道。

“一，让我写信跟亲友告别；二，临刑时不许脱我衣带；三，死后不许枭首示众。”

“嗯，这第一个条件吗……贵大人已有安排，后两个条件我答应你。”章瑞年说道。

秋瑾转过身，慢慢朝那个“圆圈”中间走去。

天上的星星依然眨着眼睛，静静地看着地上的一切。一眉淡淡的新月不知什么时候也挂在天边。时间，已经是丙午年六月初六的凌晨。

风景宜人的西子湖畔，有一个小巧玲珑的“风雨亭”，它背山对水，装点着周围碧水青山的优雅。各方的人们到西湖都要来这个小亭子里坐坐，欣赏那份平静的美好，享受自己恬淡的自由。知道的人明白，这里葬着一位民主革命的女英雄。她，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女子中的一个，她，又绝不属于那千千万万之中，也正是为了那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她把自己

的青春献给了心中的自由。

人们往往钦佩那些戴着橄榄枝花环的英雄，却很少想起那些在英雄的事业中倒下的人们。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挺起胸膛，把自己化成胜利花环上的一片树叶，他们，是自由的追求者，而他们却没有品尝到自由花果的芳香，他们，是幸福的创造者，而自己面对的却只有黑暗。

然而，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那片洒着热血的土地也不会忘记。所以至今，爱好自由的人们仍然深深记着那个名字：秋瑾——一个为着民主和幸福献出生命的女子。

就让我们以她的一首小诗，来结束这段斗争的文字。

大好时光一刹过，雄心未遂恨如何？
投鞭泡海横流断，倚剑重霄对月磨。
函谷无泥累铁马，洛阳有泪泣铜驼。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